

北史演義

三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史演義第三冊

朱北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實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一卷 爾朱兆晉陽敗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話說婁昭君因六渾娶了桐花女。慮爲己害。心甚不樂。六渾曰。汝勿憂。彼雖山寇之女。心地却良善。人亦溫柔俊雅。况有我在。豈不能制一婦人。俄爾桐花女夫婦在堂相見。昭君見桐花容顏美麗。和氣迎人。絕無凶暴之相。心下稍安。桐花見昭君面如滿月。體態端嚴。知是正室夫人。忙卽跪下拜見。昭君亦下跪答禮道。女王是一方之尊。妾何敢當此大禮。桐花道。向在山中爲王。今日進府。便是府中人了。夫人乃一家之主。得蒙收錄。已爲萬幸。敢不下拜。桐花却甚得體拜罷。遜坐。昭君道。吾不敢有僭。桐花曰。夫人若此謙抑。是外我也。六渾謂昭君曰。序齒

還是你長。竟以姊妹相稱便了。二人遂遵六渾之命。又令長幼眷屬。盡行相見。排宴後堂。合家歡聚。桐花自進門後。小心事主。與昭君甚是相得。尤愛高澄。澄亦以母稱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帝至晉陽。幽於三級佛寺。萬仁歸。防守甚嚴。時建明帝在并州。兆往見曰。今步蕃南侵。臣將討之。陛下在此。慮有驚恐。請遷駕于長子城。任他指揮俟賊亂平定。然後擇日還朝。建明不敢違。即日遷去。城遠晉陽五十里。一日秀容告急。報說步蕃以救駕爲名。奪去沿邊四郡。現今兵臨城下。日夜攻打。秀容危如累卵。兆謂諸將曰。秀容吾根本地。今被步蕃圍困。須速救之。但彼以救駕爲名。人心易惑。必先除了孝莊。使彼無名可托。慕容紹宗力諫以爲不可。兆不聽。遣人縊敬宗于三級佛寺。兆無能退兵縊死敬宗不但兇暴亦且無謀并陳留王殺之。其妃亦爾朱榮女。大罵兆。兆亦逼令自殺。次日起兵十萬。親禦步蕃。兵至秀容。步蕃知兆來。退軍十里。排開陣勢。發書討戰。萬仁帶領兵將奮勇而來。步蕃私語洞真夫人曰。吾先與戰。佯爲敗走。汝伏兵於旁。從而截擊。作法

破之。

步蕃夫婦謀定後戰
兆雖萬萬得不敢

使他片甲不留。則秀容垂手可得。夫婦計議已定。步

蕃出陣高叫道。欺君之賊。速來受死。萬仁大怒。拍馬舞鎗。直奔步蕃。步蕃舉刀

相迎。戰了數合。步蕃本事本不及萬仁。看看敗下陣來。萬仁趕去。衆將齊上。河

西兵盡皆退走。追至數里。約近南山。忽然狂風大起。沙霧四塞。天昏地暗。彼此

不能相見。四面喊殺之聲。如有千百萬人馬湧出。石塊如雨。

妖法利害
寫得如繪

當之者

頭破腦裂。兵士各顧性命。四路逃竄。萬仁心慌。亦望後飛馬而走。將至秀容。天

色漸朗。只見一員女將。領了數萬人馬。攔路截住。大喝道。我洞真夫人在此。敗

將休走。萬仁此時。僅有殘兵百餘。又怕妖法利害。焉敢戀戰。奪路而走。急急逃

入城內。其餘跟隨軍士。被蠻兵殺得罄盡。十萬兵馬。存者不及三分之一。外邊

攻打又急。算來孤城難守。隨即棄城而逃。步蕃得了城池。領軍追趕。萬仁且戰

且走。連敗十三次。方到晉陽。閉城拒守。

有勇無謀
於此可見

乃召諸將問計曰。寇強難犯。

若何禦之。參軍高榮祖曰。步蕃兵勢甚大。兼有妖婦之助。以大王之雄武。尙且

失利。何況帳下諸將。唯有高晉州智勇兼備。手下良將又多。大王須召之併力。則敵可破矣。兆曰。六渾與吾有嫌。召之恐不肯來。衆將曰。六渾素受天柱厚恩。必不以小嫌棄大義。兆乃修書一封。遣使者二人。星夜往晉州求救。不得歡得書。問諸將曰。步蕃兵逼晉陽。兆來求救。當救之否。尉景曰。兆乃國賊。今敗於步蕃。正宜視其滅亡。何用救之。衆將皆以爲然。歡微笑道。諸君但欲洩目前之忿。不顧後日之患。步蕃負固久矣。被他奪去并州。撫而有之。兵勢益大。將來必爲中國之患。到見得。不如乘此爭戰方始。與兆併力滅之。可免後憂。兆乃匹夫之勇。除之甚易。不足慮也。衆皆歎服。於是使人先去回報。援兵卽至。以安兆意。遂點寶泰彭樂尉景段韶等。將精兵三千。往山西進發。又進謂桐花曰。聞蠻婦妖術利害。欲帶卿去。以破其術。桐花欣然受命。桐花借此須一千軍爲後隊。歡又下令。兵行須緩。日不過三十里。或隨路登玩。或停軍飲酒。諸將疑之。都督賀拔過兒曰。諸公識主帥之意乎。萬仁爲步蕃所困。此時猶能支持。

故緩行以弊之。直待危急之甚。進兵相救。其感恩方深。衆疑始釋。歡聞之。曰。過兒知吾心也。萬仁得報。堅守城池。嵩等高家人馬到來。日久不見軍至。心甚焦悶。敵兵在城下日夜辱罵。那裏耐得。此時兵衆稍集。便又開兵出戰。所謂匹夫之勇那知洞真作起妖法。又殺得大敗虧輸。傷了勇將數員。乃遣使絡繹告急於歡。歡辭以連日天雨。山路難行。加以汾河無橋。兵不得渡。兆得報。心甚惶急。又見步蕃兵勢日增。危城破在旦夕。只得棄了晉陽。望汾河進發。一遇勁敵便即奔逃不暇其勇安在探得高軍已渡汾水。心中始安。迎著高軍。遂與相見。兆訴以危急之狀。歡曰。大王勿憂。步蕃雖強。六渾至此。保爲大王一鼓擒之。遂進兵。兆軍隨後。步蕃得了晉陽。自道無敵。命洞真鎮守秀容。自領大軍來捉萬仁。一日聞晉州兵馬來救。大軍不滿五千。兩軍相遇。心甚輕之。下令軍中曰。今日進兵。莫放一騎得還。兵已驕矣不驕得歡率諸將親至陣前觀看。喜曰。兵雖衆。軍陣不整。易破也。因命彭樂討戰。須先斬將以挫其鋒。彭樂一騎飛出。高叫道。我彭樂也。有勇者來。無勇者退。步

蕃命一勇將出敵。戰不數合。斬於馬下。彭樂呵呵大笑。惱了蠻將二員。雙馬齊出。夾攻彭樂。樂奮起神威。一刀一個。盡皆殺死。寫彭樂之勇出色歡見對陣都有懼色。鞭梢一指。諸將鎗刀齊舉。冲突過來。賊兵迎住混戰。彭樂乘勢直奔中軍。步蕃敵住。戰了數合。不能招架。虛掩一刀而走。歡見步蕃欲走。忙發一箭。正中面門。步蕃翻身落馬。遂擒之。取之如拉朽。益見萬仁之敗。空有勇名高聲呼曰。步蕃已擒。餘衆止殺。賊兵一聞主帥被擒。頓時潰散。大兵從後掩殺。正是屍橫遍野。流血成川。城中守兵聞敗。亦相率而逃。遂復晉陽。歡與兆並馬入城。大犒三軍。兆謂歡曰。晉陽已復。秀容一路。尙被賊據。欲屈公前往。掃除妖孽。歡曰。不必吾往。吾有女將桐花。足以平之。桐花不獨本事高強兆大喜。便請出軍。歡命桐花將後軍改作前隊。付以健將四員。去捉妖婦。桐花領命而往。時洞真夫人。守在秀容。忽報前軍已敗。夫主被擒。不勝憤怒。正欲進兵報仇。高家兵馬已到。忙卽設陣相迎。見對過陣上。却是一美貌女子。身披繡甲。手執雙刀。坐在馬上。左右排列數將。洞真道。女將何名。

桐花應曰。吾乃高晉州麾下女將。桐花是也。你敢是步蕃之婦。洞真麼。洞真欺

他柔弱。便道。今日你我相遇。不用他人助戰。單是二人。各顯本事。何如。桐花笑

答道。使得。

桐花不獨本事高強。兼有風流自得之趣。

彼此聳馬向前。一個舉刀便砍。一個使劍相迎。

劍來刀往。約有三十回合。洞真戰桐花不下。便道。且住。停一回再戰。桐花道。由

你。只見他回至陣前。口中念念有辭。桐花知他作法。便亦默念真言。那知狂風

起而即止。沙石全不走動。洞真見法不靈。愈加憤怒。拍馬向前曰。來來來。我與

你再戰。桐花不慌不忙。便與交兵。戰到酣處。回馬便走。洞真方欲來趕。桐花取

出紅繩一條。望空拋起。忽見火龍一條。身長三丈。向洞真身上撲來。

桐花之法亦須略表。

二洞真心慌便走。已被火龍纏住。跌下馬來。衆將齊上。把撓勾拖住。賊兵無主。

一時大潰。遂乘勢奪轉秀容城。餘衆或降或逃。所失城池。盡行恢復。遣使并州

告捷。萬仁大喜。諸將入賀。不一日。桐花回軍。解到洞真夫人。歡命取出步蕃。一

齊斬首。兆斯時疆土復完。深感六渾之力。桐花請於歡曰。妖寇已平。吾欲先歸。

不見萬仁而去。即用舍得其體杜詩功成失所往次日萬仁設宴。酬勞諸將。并請桐

花相見。歡辭已去。兆遣人追送珍寶以勞之。兆感歡甚。密語歡曰。我昔日與君

交情本深。今又救我於危難之中。足徵愛我良深。但將來各處一方。恐被他人

離間。欲與君結為兄弟。共立盟誓。患難相扶。君意何如。敗後贈怯欲結六歡曰。

此六渾之願也。遂共訂盟。相得益歡。一日兆與歡共獵南山。見饑民滿道。晚而

歸飲。酒至半酣。歡因言民窮宜恤。願王少留意。六渾處人心處兆曰。正有一事。欲與

弟商。向來六鎮之人。各立一人為主。後被葛榮吞併。天柱殺榮。乃藉其軍。共有

四十餘萬。流入并肆二州。因荒亂不能存活。大小反了二十六次。我已誅殺過

半。尚謀亂不已。亡去為盜者。不可勝數。吾弟高見。若何治之。歡曰。此等反亂。皆

由無人管領所致。大王宜選腹心之佐。統領其衆。使不失所。若有謀畔。罪歸主

將。則自然服矣。為兆設策實為兆曰。弟言甚是。但無人可勝其任。賀拔允曰。大

王手下諸將。統了數千人馬。尚不能整頓。況二十萬之衆。豈易言治。臣意能當

此任者。非六渾不可。歡恐兆疑。大怒曰。天柱在時。奴輩伏處。有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允何得妄言。可斬也。以下形容兆之愚。歡之詐。兩兩相照。一筆不鬆。兆曰。吾意亦然。弟當爲我統之。歡佯爲遜謝。兆付箭一枝。曰。全以相委。以此爲信。宴罷。歡出。恐兆酒醒反悔。宣言於衆曰。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聽受號令。生地還營。建牙旗於陽曲川。分列部分。六鎮之兵。素惡萬仁殘暴。樂歡寬仁。一聞此令。無不畢至。居無何。歡又使劉貴請于兆曰。并肆頻歲荒旱。降戶掘田鼠而食。面無穀色。徒汗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之後。更受處分。一步占一步。令人不覺。兆從其議。慕容紹宗進諫曰。聞大王以三州六鎮之兵。盡受六渾節制。大事去矣。今天下洶洶。四方紛擾。人懷異望。六渾雄才蓋世。遽以二十萬衆付之。譬如蛟龍。借以雲雨。後不可制。王必悔之。兆曰。無害。有香火重誓在。曲背愚人聲口。六渾必不負我。紹宗曰。親兄弟尙不可信。况香火兄弟耶。破一語。時兆兄弟叔姪。皆相疑忌。故紹宗以此動之。兆不語。紹宗遂退。而兆之左右。平日皆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故

爾讒害。晉州聞之。得毋攜貳其心乎。兆怒曰。吾與六渾。盟言未乾。紹宗何得便

來離間。不治其罪。六渾之心不安。遂收紹宗囚之。

嚴人可與謀事耶

遣人通知六渾。催

其速發。六渾乃集六鎮之人。各給口糧路費。陸續起發。半月兵行始盡。然後別

了萬仁。一路唱凱歌而回。斯時歡以三千人。破了步蕃四十萬之衆。威振山西。

人人悅服。沿途之民。皆頂香相送。行至崆口。忽見一枝人馬。旌旗浩浩。劍戟森

森。望北而來。

忽然又起一波

相遇之際。各問來歷。乃是北鄉公主。同了爾朱皇后。回到

晉陽去的。歡命停軍一旁。讓他過去。軍兵過完。却有一羣馬匹。形體高大。矯健

異常。約有三百餘騎。在後趕著走。歡思軍中正少戰騎。北鄉女流。何用此馬。

馬見

即生歹意明欺女流

便喚彭樂段榮二將。趕向北鄉告借。如不許。則奪之以歸。二將知北

鄉必不肯借。也不去通知。竟殺散管馬軍士。掠取以返。

正是勢敗奴欺主天下孤兒寡婦當同聲一哭

北鄉聞之。大怒道。高歡吾家舊人。何敢強奪吾馬。欲回軍追討。奈軍無良將。恐

敵他不過。於是遣人飛報萬仁。教他領兵前來。問罪於歡。但未識北鄉何以回

北。六渾奪馬之後。又生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細述。

爾朱兆與高歡素有嫌隙。因步蕃之亂而求之。諸將欲坐視成敗。高歡別有深謀。應救以結其心。而兆之存亡。皆在歡手掌之內。所謂智深勇沉者也。至得六鎮二十萬衆。收拾人心。歸之掌握。如蛟龍得水。不可復制矣。爾朱兆以盟誓虛言。信爲不相背負。真小兒之見。宜乎歡之易視之也。

第二十二卷

立廣陵建明讓位

殺白鷓高乾起兵

先是北鄉公主在京。終日營中悶坐。因念孝莊北去。皇后獨處宮中。全無依靠。將來建明入都。更不得自主。不如同歸晉陽。母女相依。后乃從之而來。那知路遇高家軍馬。被他奪去馬匹。卽報知萬仁。萬仁怒道。六渾去未多時。如何便生反念。乃釋紹宗之囚。召而問之。紹宗曰。彼未出吾境中。猶是掌握中物。大王速點人馬。緊緊追上。擒之以歸。方免後患。

不能敵步蕃乃求救于歡則歡之勇猛可知今反欲圖歡焉能取勝紹宗亦徒

言耳大萬仁聽了。忙點鐵騎三千。出了并州。星夜趕來。趕到漳河津邊。六渾纔渡

浮橋過去。萬仁亦欲上橋。說也奇怪。頓時河流湧下。洪波衝起。浮橋盡壞。天可知

矣忙即退下數十步。把馬勒住。高叫六渾且停人馬。尙有話說。歡見兆來。知爲

馬故。便走至岸邊。隔水問曰。大王何以至此。兆指歡曰。我以爾爲腹心。如何全

無信義。擅奪我家之馬。渾下拜道。歡之借馬。非有他故。爲備山東盜耳。王信公

主之言。親自追來。歡不辭渡水而死。但恐此衆便叛。反貽大王憂耳。假話偏說 得真切

兆聞歡言。乃大悅曰。我固知爾決不相負。乍聞公主訴汝無禮。不得不怒。故來

問汝。此時河流已退。兆乃輕馬渡水。與歡共坐幕下。陳謝並無疑意。拔刀授歡。

引頸使歡砍之。歡大哭曰。虧他哭得出弄 惡人不得不爾自天柱之薨。六渾吏何所仰。但願大

家千萬歲。以伸力用耳。今爲旁人搆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蓋大家者。天子之

稱。歡欲愚之。故以此相稱耳。兆益信歡爲誠。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索

酒酣飲至醉。宿營中。歡聞帳外行動聲。走出。見尉景執刀而來。歡拉至後帳。問

欲何爲。景曰。萬仁在此。是欲授首於我也。殺之爲敬宗報讐。爲萬民除害。及今

不殺。更復何待。吾已伏壯士於帳外。說罷欲走。杜詩物情有直性人作事歡鬻臂

止之曰。汝莫亂爲。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吾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

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兇悍無謀。可玩之股掌之上。異日

除之何難。可謂深謀遠計景乃止。旦日。兆歸營。復來召歡。設宴以待。歡將上馬往。孫騰

牽歡衣曰。兆心叵測。公奈何以天下仰賴之身。試之不測之淵。歡笑而止。兆見

歡不來。復大怒。輕喜易成。怒竟如小兒。安能成得事業。隔水肆罵。歡不顧而去。時兆有心腹將念賢。

管領降戶家屬。別爲一營。隨歡東行。凌虐降戶。歡僞與親善。解其佩刀觀玩。乘

間殺之。鎮兵感悅。益願附從。有機變今且按下不表。且說萬仁馳歸晉陽。北鄉及

后已歸舊府。兆來見。說起孝莊已經縊死。並陳留王夫婦。亦賜自盡。母女變色。

然權在他手。只好暗暗深恨而已。兆見疆土已寧。擇日送建明。帝入洛。發書世

隆。令率百官。邙山迎駕。那知天光在洛。已與世隆密議。以建明爲元英之弟。帝

室疎屬。又無人望。恐人心不服。欲更立親近。以爲社稷之主。要知世隆輩更立親賢。並非擇君而立。

事不過以帝自故不欲奉之耳。建明爲兆所立故不欲奉之耳。建明爲兆所立故不欲奉之耳。建明爲兆所立故不欲奉之耳。

有廣陵王恭者。元羽之子。好學有器度。正光

中。爲給事黃門侍郎。以元義擅權。托瘖病。居龍華佛寺。敬宗時。有讒於帝者。言王蓄異志。陽爲瘖病。恭懼。逃於洛山。執之至京。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行臺郎中薛孝通。與王有舊。說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協。天光言之世隆。世隆以爲然。唯度律屬意南陽王寶炬。乃曰。廣陵口不能言。何以治天下。世隆等亦疑其實瘖。因使爾朱彥伯。潛住敦諭。且脅之。王曰。天何言哉。不要語不繁世隆等聞之皆大喜。遂定迎立之議。建明帝至邙山。世隆先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竇瑗執鞭。獨入行宮。啓建明曰。天人之望。皆屬廣陵。願陛下行堯舜之事。袖中取出禪文示之。建明懼不敢違。可憐遂自署。竇瑗回報。羣臣上尊號於廣陵。廣陵奉表三讓。然後卽位。大赦。改元普泰。是爲節閔帝。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敍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狀。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

赦文直言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見此數言可肆眚之科。一

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次日詔以三皇

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冲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

褒矣。謙尊而光。可稱令主。惜遭亂世。在位不久。加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

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人臣配饗於君。必與君一心一德。生爲良輔。

死得共食廟中。今太原王榮。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

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正論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

首。依禮而言。若有不合。剪戮唯命。世隆見其言直。亦不之罪。不得已。以榮配高

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之廟而爲之。以榮功可比周公也。廟成。

具太牢往祭。百官俱集。俄而雲霧四合。雷雨大作。火焚其廟。泥像皆爲齏粉。世

隆敗興而回。天運昭昭。豈可冒竊。在世隆真屬敗興。詔到并州。兆以不與廢立之謀。怒不受詔。欲

發兵討世隆。世隆懼。遣爾朱彥伯往諭再三。兵雖罷。怒世隆不已。先是敬宗命

將軍史忼龍、楊文義領兵守太行嶺。萬仁南向，二人帥衆先降。至是欲封二人爲千戶侯。帝曰：「忼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二語足折竟不許。仲遠鎮滑臺，用其下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奏，詔答曰：「已能近補。」言簡何勞遠聞。而人皆服帝

之明敏。然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貪

淫無忌，生殺自專，事無大小，不先白有司，不敢行。天子徒擁虛位。總提爾朱形勢並列其惡

述爲後日敗亡張本又欲收軍士之心，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勳貴之官，大

致猥濫，人不復貴。仲遠在外，貪虐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

女財物，投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東南州郡，自牧守下至士民，畏如豺狼。

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冀其速亡矣。如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再說幽州行臺劉靈

助，自謂方術足以動人，推算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聲言爲敬宗復仇。

一起一處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進取博陵安國二

城。兆使大都督侯淵討之。又兆以高乾兄弟有雄才，現居冀州，靈助反，亦防其

作亂。遣監軍孫白鸚至信都。託言調發民馬。民戶須自送納。欲俟高乾弟兄送

馬而執之。

又逼一處起兵

乾聞白鸚來。謂諸弟曰。萬仁無端調發民馬。令民戶自送。其

意未必不爲吾弟兄而然。敖曹曰。劉靈助反於幽州。禍亂四起。吾弟兄何不招

集鄉勇。舉兵應之。乾曰。然。但必得此人合謀。方能成事。敖曹問何人。乾曰。前河

內太守封隆之。避爾朱之勢。棄職家居。爲人慷慨好施。甚得衆心。其父封翼。素

以忠義自矢。吾當自往說之。乾至隆之家。隆之接入。直至內堂。遜坐。兩下說起

國家多故。互相嗟嘆。隆之曰。敬宗被弑。萬仁益橫。君豈忘帝河橋相送時乎。心刺

語乾見說。悲不自勝。因曰。吾素懷復讐之念。惜無同志相助。此來特與君謀。欲

同集義勇。襲據信都。以爲進取之計。君能有意乎。隆之曰。吾有父在。須先稟命。

話猶未了。只見屏風背後。走出封翼。向高乾曰。吾有此心久矣。足下果能爲國

復讐。莫患吾父子不從。雖赴湯火。亦不辭也。

先自說出本心語甚決烈

相與訂定日期。各去

打點行事。隆之家素豪富。僮僕不下數百。門下多武勇之士。起事甚易。乾與敖

曹素有舊旅。一呼畢集。至期。敖曹先率數十騎突入。把持城門。餘衆盡入。封隆之從中亦起。冀州兵將素畏敖曹驍勇。莫敢來敵。殺入府署。執下刺史元疑。白鷗聞亂欲逃。擒而殺之。一城懼伏。乾等欲推封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皮。如子其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劉靈助聞冀州舉義。遣使來招。乾將結爲外援。勸隆之受其節度。忽報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兵五千來襲信都。敖曹不暇擐甲。領十餘騎進擊。乾恐有失。遣五百人往救。未及趕上。敖曹已交兵。殺其勇將數員。羽生敗走。敖曹

曹之勇如猛虎
出洞百獸辟易

蓋敖曹馬稍絕世。所向無前。故能以十餘騎退五千兵也。由是

敖曹之勇著於四方。今且按下。再說高歡自離漳河。往山東進發。兵至壺關。關口有大王山一座。地勢阻絕。中有一寺極大。歡可直返晉州矣。偏於途中復宣
叙一事以隔之。此文法騰挪處。宣

武時。有術士言寺中應有天子宿其處六十日。魏主聞之。命毀其寺。不許人入山居住。後有朔州賊兵令貴。據此山爲巢穴。招集兵馬。掠取四方。兵精糧足。官

軍莫敢討。歡兵至。此時正憂糧乏。欲取其資。以濟軍用。引兵攻之。賊衆拒守甚嚴。不得進。乃以弱卒誘之。交兵輒走。賊乘勝追下。伏精騎於旁。截而擊之。遂擒令貴。餘衆皆降。盡收其錢帛糧米。令貴有妹靈仙。美而勇。歡納之爲妾。屯兵山中六十日。果應術及聞高乾據冀州。乃引兵東出。聲言欲討信都。信都人皆懼。曰。歡若來。非爾朱羽生可比。新破步蕃。兵威正盛。何以禦之。高乾謂隆之道。高晉州雄略冠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無庸懼也。乃將十餘騎迎歡。潛謁歡於滏口。高乾有膽有識歡見乾至。大悅。握手問曰。公山東豪俊。今來何以教歡。乾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僣倻之徒。不足爲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意氣激昂。言辭慷慨。歡恨相見之晚。遂與同帳而寢。次日乾拜別。謂歡曰。願公速來爲主。吾與封隆之封府庫以待。歡謝曰。諾。乾回報隆之。

人心始安。

如以下歷叙數爲豪傑歸心如雲之從龍不約而起

先是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族

姓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有五六十里之地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

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蠡起路梗不能行有經過趙郡者

投元忠求援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名氏賊自退避

想見其平時豪邁

行旅皆賴以無恐及葛榮反元忠率鄉黨作壘以自保坐在櫺樹下前後斬違

命者三百人衆率遵其約束賊至輒擊却之葛榮既平朝廷以元忠能保護一

方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落拓不羈故無政績

顧士元非百里才我於元忠亦云

及爾朱兆殺

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歡東出元忠謂其黨曰吾將迎之衆曰歡平

日黨於爾朱今來欲復冀州迎之何爲元忠大笑曰此非諸君所知也吾將與

歡共滅爾朱聞吾至歡必倒屣以迎也

高乾元忠皆一心附歡者可謂英雄所見畧同

於是乘露車載

素箏濁酒以往但未識元忠遇歡作何言論且俟下回再講

爾朱兆兇暴性成而一無智慮輕喜輕怒有如小兒宜歡玩之股掌之上

也。天下大器。不可輕視。乃忽立建明。忽立廣陵。有如兒戲。沐猴而冠。焉能成事。劉季明配饗之論。侃侃鑿鑿。不爲撓屈。無愧剛直。宜世隆之卒無以難也。

第二十三卷

假遣軍六鎮願反

播流言萬仁失援

話說李元忠迎著歡軍。便向轅門請謁。歡以元忠素有好飲之名。疑爲酒客。未卽接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旁若無人。謂門者曰。素聞公延攬雋傑。今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以迎。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元忠却自慨爽可愛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帳中。設酒相酌。觴再行。元忠取素箏鼓之。悲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已來否。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虜何肯來。蓋乾與歡同姓。故稱從叔。元忠曰。雖虜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天遣此君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

勝。一真哭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相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帖服。唯劉誕性黠。

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時哉時哉。不可失也。方吐出歡急握其手而謝之曰。

君如有意。歡之大幸也。敢不如命。元忠密約而去。歡至山東。約勒士卒。民間絲

毫無犯。時。麋麥方熟。歡過其地。恐馬傷麥。親率士卒。牽馬步行。百姓大悅。與曹

手扶而過遠近聞之。皆曰。高晉州將兵整肅。民得安堵。益歸心焉。軍乏糧。求糧

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萬石。歡命軍士取之。誕不能拒。進至信

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奉以爲主。悉如元時。敖曹在外掠地。聞乾與隆之

以冀州相讓。心大不服。曰。大丈夫何事畏人。吾兄懦弱。乃爾。遺婦人服以辱之。

歡曰。彼未知吾心也。欲遣人諭之。未得。時。歡子高澄年十歲。隨軍中。謂父曰。兒

請招之。高澄歡許之。左右曰。公子年幼。敖曹粗勇。去恐有失。歡曰。敖曹雖粗。未

必敢害吾子。澄雖幼。頗聰明曉事。且不遭澄去。不足以結其心也。遂命十餘騎

必敢害吾子。澄雖幼。頗聰明曉事。且不遭澄去。不足以結其心也。遂命十餘騎

隨往。澄見敖曹。以子孫禮下之。敖曹曰。公子來此。何意。澄曰。敢問君家舉義。爲君乎。爲身乎。敖曹曰。吾志滅爾朱。以復君讐也。澄曰。若然。公之志。卽吾父之志也。一語合拍。如土委地。何不同心併力。以靖國家。而分彼此。爲吾聞識時務者。爲俊傑。令兄能識之。而公反笑。以爲怯。何也。吾父今日不命他人來。而遣吾來者。欲伸明己意耳。願公熟思之。敖曹見公子聰明才辨。氣度從容。不覺爲之心折。曰。敬聞命矣。願從公子同歸。便並馬而回。高不立。功不立。歡大喜。謂敖曹曰。吾方與子共濟大事。子烏得自外。敖曹再拜曰。頃見公子。已知公心。敢不盡力。歡愛其勇。署之爲都督。寵任逾於舊人。軍中將。一虎將。爾朱兆聞歡已得冀州。兵勢日盛。恐後難制。密奏帝。加以重爵。召之入京。而後圖之。計用。帝乃發詔。封歡爲渤海王。徵其入朝。歡受王爵。不就。徵再說。侯淵進討。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副將叱列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弛。

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擒成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言欲還。次日簡精騎一千夜發。直破其壘。靈助敗走。斬之。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靈助之反爲高乾弟
兄李元惠連結高歡

起兵張本故只
以一戰了之

捷聞。加兆天柱大將軍。兆辭天柱之號。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

不敢受。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兆乃悅。兆狂暴益甚。將士俱有離心。鎮南將軍斛律金。東奔於歡。勸歡起兵以討爾朱。歡素知其智勇。引爲腹

心。

又得一
瓦將

有爾朱都獲兆疎屬。爲兆別將。憂兆殘暴。滅亡不久。率千騎出井陘。

托言巡視流民。東附於歡。歡見人心歸附。乃召孫騰、婁昭、段榮、尉景於密室中。謂之曰。今四方喁喁。皆望吾舉義。以除爾朱之虐。爲百姓更生。我不可以負天下之望。然鎮戶暫得安居。必先有以聳動其心。方可舉事。卿等知之。衆皆會意而退。

所謂兵
不厭詐

乃詐爲萬仁書。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使人轅門投遞。宣布

於衆。衆皆憂懼。又詐爲并州兵符。徵發遷戶討步落稽。限卽日起發。歡發萬人

將遣孫騰尉景爲請寬留五日。至期。又將發。孫尉二人。便請再寬五日。又五日。歡令於衆曰。此行再難緩矣。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看他全用權術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本期終始相聚。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吾何忍見爾等之無辜而死也。衆皆叩頭求救。高又學漢故智歡曰。爲之奈何。衆曰。唯有反耳。不過逼此一語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主者。衆皆曰。唯大王可爲我主。歡曰。爾等皆我鄉里。久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師之所以貴有制也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能不爲天下笑。衆皆跪地頓顙曰。生死惟大王命。乃椎牛饗士。建義於信都。然亦未敢顯言叛爾朱也。未幾。李元忠起兵逼殷州。爾朱羽生閉城拒守。歡陽爲之援。令高乾帥衆救之。暗使人授意元忠。乾至。元忠敗走。乃輕騎入見羽生。相與指畫軍事。羽生信之。出城勞軍。因擒殺之。元忠進據其城。乾持羽生首謁歡。歡拊膺曰。今

日反決矣。反不待今日始決。至是不得顯言叛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移檄州郡。抗表罪狀爾朱。

其略曰。外擁強兵。虐政遍行四海。內持大柄。凶威上逼九重。豺狼結隊。弑君之罪已彰。虺蜴成羣。篡國之形漸兆。一門濟惡。六合痛心。不加斧鉞之誅。難期社稷之安。今臣兵以義舉。謀由衆定。旌旗所指。逆賊咸除。軍旅來前。姦黨盡滅。上固天位於苞桑。下救萬民於水火。云云。

世隆見之。大驚失色。乃匿其表不上。君則瞞矣。能瞞天下乎。且說魏司空楊津。家世孝友。

總麻同爨。門內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津弟兄四人。皆位居三公。孝莊帝誅榮。楊侃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懼禍。逃還鄉里。居華陰舊宅。津與兄順留洛陽。

天光守雍州。忌之。殺侃。盡滅其族。天下已叛。又役使致書世隆。世隆遂誣楊氏

謀反。遣兵圍其宅。無少長皆殺之。聞者無不痛恨。津子愔。字遵彥。又逼一年十人助數。八。好學多才。時適在外。及歸。城門已閉。投宿親戚家。得免於難。次日聞變。星夜

逃走。念當世英雄。唯賀六渾可倚以報讐。遂來冀州。正遇歡出。叩首馬前。哭訴家難。歡方起義。正欲收攬人望。知情爲名家子。遂留入府中。情進討爾朱之策。皆合歡意。甚敬待之。爾朱兆聞羽生死。大怒。自將步騎二萬。出井陘口。來攻殷州。元忠畏之。棄城奔信都。兆遂進據殷州。而未敢遽與歡戰。求濟於仲遠度律。初二人聞歡起兵。皆笑曰。此子尋死耳。一鼓可以擒之。無用奴才往得兆書。相會進兵。歡知兆到。謂衆將曰。今日不得不與戰矣。孫騰以朝廷隔絕。勸歡另立新君。以申號令。此舉却庶將士心堅。歡從之。遂立渤海太守元朗爲帝。改元中興。封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孫騰爲尙書左僕射。封隆之爲吏部尙書。餘皆進爵有差。立澄爲渤海王世子。一日。忽報仲遠度律。共有十萬人馬來助萬仁。又報世隆遣將軍斛斯椿。賀拔破胡。賈顯智領兵三萬前來。兵勢甚盛。歡乃縱反間之計。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使爾朱叔姪平素和睦。歡亦何宣布流言以疑之。言世隆與度律仲遠謀欲殺兆。又言兆與歡暗中通謀。

欲殺度律等。當是時。兆軍屯於廣河山前。仲遠度律營於陽平縣北。相去數里。聞流言。各生疑懼。徘徊不進。計丁數度律曰。萬仁已與六渾相惡。豈復一心。但我疑可釋。而彼疑不解。奈何。仲遠因遣賀拔勝。斛斯椿。往釋其疑。勸諭再三。兆疑稍解。乃領輕騎三百。與二人同至仲遠營。仲遠度律接入帳中。坐方定。未及交言。萬仁顏色頓異。手舞馬鞭。長嘯疑望。忽疑仲遠等有變。卽起趨出。上馬而去。仲遠復使椿與勝追之。萬仁執二人以歸。仲遠度律大懼。各引兵回。先退了兵萬仁歸營。欲斬破胡。乃數其罪曰。爾殺衛可孤。罪一。天柱亡而不與世隆同來。罪二。反爲朝廷出力。東征仲遠。罪三。吾欲殺汝久矣。喝令推出斬之。勝曰。可孤爲國大患。吾父子誅之。不以爲功。而反以爲罪乎。天柱之死。以君誅臣。勝寧負王家。不負朝廷。不以爲忠。而反以爲罪乎。今日被執。生死唯命。但大敵在前。王家骨肉成讐。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也。勝不懼死。只恐大王失算耳。兆見其言有理。乃舍之。二人歸。見諸軍皆去。遂亦還洛。三萬兵亦退了歡聞之大喜。遂進兵。

與萬仁對壘將戰。歡諭諸將曰：今日之戰，勝則進而有成，敗則退亦難保。兩路雖退，萬仁兵衆且強，未易破也。衆將勉之。萬仁何等粗暴，歡何等謹慎，不待交兵而勝敗已見矣。段韶曰：

大王勿憂。所謂衆者得天下之心，所謂強者得人之死力。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害百姓。大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強之有。師直爲壯，曲爲老，韶言暗合。歡曰：

未識天意若何。韶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萬仁自矜其勇，失將士心。智者不爲用謀，勇者不爲用力。人心已去，天意可知。又何疑焉。三軍聞之，膽氣益壯。歡使韶領千騎，先犯其鋒。卽乘其壯氣用之。韶便一馬當先，直冲過去。正遇敵將達奚承貴。

兩下交鋒，段韶手快，一鎗刺死承貴。衆兵吶喊，齊趕入陣，奮力亂殺。兆在後軍，知前隊有失，忙催人馬趕上。見一少年將，甚是勇猛，大喝一聲道：何物小子，在此橫行。段韶也不回言，提鎗便刺。萬仁大怒，隨手架開，舞動神鎗，連刺幾下。段韶不能抵敵，回馬便走。萬仁喝道：敗將休走，拍馬趕上。只見一枝兵橫冲過來。來得有勢當先一將，乃是竇泰。接住萬仁便戰。韶亦回馬來攻。萬仁有萬夫不當

之勇。豈懼二將。斯時歡率大軍齊進。呼聲動地。兩下紛紛混戰。庫狄干見二將

戰萬仁不下。亦來助戰。

三人敵一
可謂惡戰

六鎮人平日受萬仁凌虐。深恨切齒。今日相

遇。巴不得殺箇罄盡。故人人戮力。箇箇致死。

將與將戰用全力兵與兵戰
亦用全力是加倍寫戰法

歡軍

士無不一以當百。兆兵大敗。萬仁見大眾已潰。心慌意亂。只得奪路而走。三將不捨。追至十里外方歇。萬仁逃脫。收集殘兵。不及三分之一。山東不敢久停。急急逃歸晉陽。歡俘甲士五千。收資糧器械無數。諸將入賀。歡曰。萬仁雖未授首。亦足破其膽矣。然兵以利用。今當乘此銳氣。進取相州。以張形勢。

破竹之勢
在今日所謂正

刻不容
緩者

諸將皆曰。唯大王命。蓋相州卽鄴城。帝王建都之地。故歡急欲取之。但

未識此行成敗若何。且聽下回再述。

高歡處處以收拾人心爲務。其器量原是不凡。至起事之初。何等鄭重。何等慎密。自能成一局面。若爾朱兄弟叔姪。無非以暴虐用事。一莽之夫。全無算計。萬仁有一紹宗而不能用。兇暴粗率。自取滅亡。雖皆挾天子以令

諸侯。其相去遠矣。

第二十四卷

據都城四方響應

平洛邑百爾歸城

話說高王兵至鄴都。刺史劉誕因前借糧不與。畏懼不敢降。督率兵士。閉門拒守。高王引兵攻之。連日不下。遂於城下暗掘地道。承之以木。道成。焚木。城遂陷。劉誕不得已乞降。用之爲軍中末將。巡騎拿獲逃官一人。名麻祥。解至軍中。蓋祥時爲湯陰縣令。聞高王至。懼報昔日之辱。挈妻子逃去。遂被獲。見王。叩頭請罪。王曰。汝前辱我。罪應誅。然汝頭何足汗吾刃。縱之去。高王不殺麻祥。有王者度量。汾州行事劉貴。平素歸心。聞王在鄴建義。棄了汾州。率兵一萬。前來相助。王大喜。青州大都督崔靈珍。行事耿翔。皆遣歸附。自是投誠者不絕。一日有一少年將軍。自稱王之從弟高岳。叩轅求見。王命引入帳下。叩其所由。乃王伯父高優之子。向出雁門居住。所以不相往來。遙遙接來。一筆不漏。今聞王建義起兵。千里求投。岳身長七尺。容貌堂堂。武勇絕倫。王器愛之。留入內衙。令澄拜見其叔。待骨肉。應如是。鄴城游京

之。曾爲朔州刺史。有女名瑞娘。容顏絕世。名播四方。王未達時。聞其美。慕之。大

有光武思陰麗華之意。今聞女尙待聘。欲娶之。

於戰爭不達時。忽思求淑在敵。何來有此閑情在作者不可無

此閑筆

恐游不允。乃命封隆之。竇泰二將爲媒。以鐵騎二千。臨其門。京之大恐。先

一夜。瑞娘夢見白龍一條。從空下降。爪其身入雲中。大驚而醒。述諸父母。皆以

爲異。是日封竇二將。奉高王命。來求其女。京之知勢不可拒。又感女夢。遂拜而

受命。王遂娶之。瑞娘顏色旣美。性又聰明。由是恩寵無比。待京之以上賓之禮。

三日後。親到游氏家。拜見其父母。先是王爲爾朱將。停軍上黨。

又補敘

清明日。

與劉貴段榮引領軍校五十騎往深山射獵。天晚迷途。投宿於王士貴家。士貴

見王有異相。又其睡處。赤光滿屋。知後必大貴。有女千花。年十八。有容色。願以

嫁王。王却之。士貴堅留成親。劉貴段榮亦勸成之。遂合昏焉。以軍旅忙迫。三夜

輒別。其後不相聞問者數年。至是士貴送女來。已生子四歲矣。王迎入府中。始

復相聚。士貴亦留之。鄴城。今皆按下不表。再說中興二年正月。王命劉貴迎中

興帝入鄴。贈永安帝爲武懷皇帝。添設文武百官。王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文檄教令。皆出其手。日加信任。此楊愔從世隆聞歎。別立天子。進據鄴都。欲往討之。念非萬仁協力。不能破高氏之兵。慮其猜忌不來。因卑詞厚禮。多送金寶結之。又請節閔帝納其次女金婉爲后。詔於六月下聘。兆大悅。遂與世隆和睦。許卽與師。同滅高氏。斛斯椿私語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甚於讐寇。異日必爲高氏所滅。吾與將軍助之。必同受禍。不如改計圖之。腹心先庶有以自全。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椿曰。勿憂。吾說世隆。使並召來。六渾智慮深沉。用兵不測。必能聚而殲之。勝以爲然。乃同見世隆曰。萬仁新敗於歡。恐不足恃。必得天光併力。庶幾有濟。其言仍似世隆從之。乃以書召天光曰。高歡在山東作亂。扶立元朗爲帝。兵稱義舉。欲滅吾家。萬仁失利於前。必得吾姪致勝於後。同會并州。剋期進討。天光得書。不欲勤師勞衆。回書於世隆曰。高歡一豎子耳。手下又無雄兵猛將。叔與萬仁破之有餘。說得甚便何必姪也。

辭不赴。世隆患之。斛斯椿請往勸諭。乃至關中。說天光曰。歡與王家勢不兩立。并州恃勇輕敵。倘再敗衄。大勢瓦解。高氏興。爾朱氏滅矣。此大王門戶事。豈可坐視不救。斛斯椿亦有辨才天光問計於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強盛。高氏初起。豈能相抗。但能骨肉同心。事無不捷。若互相猜疑。家禍不免。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先安根本。遣一上將。合勢進討。勝有以進。退有以守。庶萬全無失。天光不從。引兵東下。爾朱應滅聚在一處此亦天也閏三月壬寅。天光自長安。萬仁自晉陽。度律自洛邑。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城下。衆號三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爲大行臺總督之。癸丑。高歡令尙書封隆之守鄴。引兵出頓紫陌。大都督敖曹。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一千相雜配之。敖曹曰。吾所將兵。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勁旅。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敗則推罪。不煩更配也。敖曹之言甚是足見胸有成算勝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攻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

二千步兵不滿三萬。恐衆寡不敵。乃於韓陵地方。結爲圓陣。連繫車牛於後。以塞歸路。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亦項羽計兆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也。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歡曰。我昔初聞天柱計。汝卽疾據并州自大。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自將中軍。敖曹將左軍。高岳將右軍。兆領十餘騎。直奔中軍。歡左右將皆出掠陣。親自迎戰。不能敵。遂敗走。兆軍乘之。中軍失利。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金。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三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分其軍爲二。岳與敖曹雙戰萬仁。幾行中寫戰法陣法歷萬仁退走。斛律金之子明月。年十二。手執畫戟。攔住萬仁不放。萬仁欺他年幼。以鎗挑之。那知明月力大無窮。架開鎗。還戟便刺。甚是驍勇。萬仁素號無敵。明月一小兒。偏來與之角勝。高家將洵可畏也。高王以兵衝天光營。天光敗。仲遠度律軍亦潰。於是諸將齊攻萬仁。萬仁殺條血路而逃。奔潰之勢。若江翻潮落。聲振百里。王立陣前。驅兵趕殺。見有一騎。飛至馬前。叩首

乞降。乃賀拔勝也。王喜下馬握手勞之。乃鳴金收軍。俄而諸將齊至。皆血染征袍。王曰。觀諸將之袍。可以知勇矣。頃有一小將。力敵萬仁者何人。斛律金曰。是吾子斛律光。不在軍數。私自來戰。王曰。真虎子也。召而勞之。兆敗歸。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晚遇矣即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於是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都。度律勸天光且之洛陽。斛斯椿見三路兵敗。賀拔勝已降於歡。心益自危。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爾朱亡在旦夕。吾等尙爲之用。歡若至京。罪吾等以逆黨。將何以辨。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暗中用計歎尙未知。故必立功以自見。乃夜於桑下。共相盟約。倍道先還。世隆自度律去後。不見報捷。日夜憂疑。一日晝寢於中堂。其妻偶出。忽見一人持其首去。大聲驚喊。世隆亦大呼而起曰。還我頭來。蓋世隆夢中亦見一人斬其首去。大顯將至神。魂顛倒夢寐。

恍惚鬼物得而弄之確有此情事謂其妻曰。吾禍不久矣。及聞敗。夫婦相對而泣。爾朱彥伯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乃使外兵參軍楊叔淵馳赴北中城。所遣者又簡閱

敗衆。以次納之。椿等夜至。門已閉。大呼求入。叔淵立城上。謂椿曰。吾奉大王命。來此鎮守。東來敗兵。不許胡亂收納。須俟明日簡閱。然後放入。椿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駕長安。宜先納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開門放入。椿手斬叔淵。引兵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聞椿叛。欲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膠解。不可用。遂西走至灃波津。兵盡散。爲人所擒。大勢一失。到處瓦解。正所謂走頭無路也。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輕騎一千。掩襲世隆。斯時京中因大雨連日。不知外信。二人至。遂圍世隆之第。執之內寢。囚其全家。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旣振。請誅爾朱一族。時彥伯在禁直。節閔帝使人報之。彥伯狼狽逃出。遇兵被執。與世隆俱斬於闔闔門外。送首於歡。度律天光。一併解去。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中興帝。辯曰。吾奉詔勞王。不聞又有天子。中興正位洛陽。吾當見之。今則未可也。言辭侃侃。歡不能奪。盧辯不屈。向算好漢。乃聽使還。前此天光東下。欲與侯莫

陳悅俱東。留其弟爾朱顯智鎮守關中。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智。以應高王。岳亦心變了計未得。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尙近。悅未敢貳心。以此告之。恐其驚疑。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止不行。及天光敗岳。遂與悅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智棄城走。追至華陰。擒而殺之。天光傾根本亦高王得報。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卽以泰爲行臺左丞。事無巨細。皆委之。再說爾朱仲遠敗。不敢歸徐州。南奔梁。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中道棄之。詣鄴城降。高王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營利。盟契百重。許同死生。仲遠徐州作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尙識飼之者。汝真犬馬之不若。此等天下儘多奈何遂斬之。世隆有弟。爾朱弼爲青州刺史。見世隆死。門戶敗。恐下叛之。累次與左右割臂爲盟。帳下親將馮紹隆。說以割臂未足爲誠。宜割心前之血。以盟大衆。弼從之。果大集部下。披胸欲割。紹隆

因刺殺之。送首高王。自是萬仁。仲遠雖未伏誅。而爾朱宗族已盡矣。

續插一筆
結住爾朱

繁極
緊要

四月辛巳。高王命尉景守鄴。率諸將引兵向洛。奉中興帝至邙山。先使僕

射魏蘭根。慰諭洛邑。且觀節閔帝之爲人。蓋歡以中興帝元朗宗派疎遠。欲復

奉節閔。

節閔有君人之度。歡欲奉之。良是而阻於衆議。惜哉。

故令蘭根觀之。蘭根回報。以帝神采高明。恐

後難制。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悽。亦力勸高王廢之。於是召集百官。問所宜

立。太僕綦母雋。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尙未決。悽作色曰。若說賢明。自

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旣爲逆黨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雋言。王師何

名義舉。

即奉節閔何害於義。

歡遂遣悽先往。幽節閔於從訓佛寺。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

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

亦未必易。

勝曰。

彼方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數夜在軍中。與歡同宿。備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意。甚

厚。何可自生反覆。

勝此時已入高歡籠結之中。

椿乃止。歡入洛。以汝南王悅爲高祖之子。欲

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已。時諸王皆懼禍逃匿。有平陽王修者。於宗室中近而

賢歡欲立之。但匿於田舍。莫知其處。乃使斛斯椿求之。椿知散騎侍郎王思政與王親暱。問以王所在。思政曰。須知來意。椿曰。欲立爲天子耳。思政乃言其處。與椿往見之。時王獨坐一室。凭几看書。忽見王思政進來。未及交言。低頭下拜。斛斯椿隨入。亦下拜。二臣首先迎立。故始終爲帝心腹。王扶起道。二卿何故如此。思政陳歡迎立之意。王聞之色變。謂思政曰。得毋賣我乎。曰。否。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閱歷世故語。王心疑懼。不遽諾。椿曰。王勿疑。臣先回。少頃便來迎駕也。遂馳馬而去。但未識椿回報後。高王果來迎否。且聽下回分割。

爾朱勢敗。人人解體。姦人果報。理所應得。然天子是何物事。乃忽立忽廢。起倒無定。斯時天下。真堪一笑。蓋高歡一心要取。而又不欲遽取。所以作此伎倆。魏祚於此。似絕非絕。似有若無。可爲浩歎。

第二十五卷

立新君誓圖撥亂

遇舊后私逼成婚

話說斛斯椿見平陽王於田舍。馳報高王。高王大喜。便遣婁昭將四百騎迎之。

王至，歡迎入氈帳。自陳誠款，泣下沾襟。平陽讓以寡德，不堪承立。歡再拜。王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明日，義臣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表勸進。椿入帷門，誓折延首而不敢前。王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今不得不稱朕矣。」歡於是代爲中興，帝作詔策禪位焉。譚詔代爲竟成故至四月戊子，王卽位於洛陽城東郭，是爲孝武皇帝。年二十三歲。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義臣朝賀，升闔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世襲定州刺史。百官進爵有差，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自置開府以下官屬。澄入謝，帝悅其俊美，韶秀，賜宮錦三百疋，白玉帶二條，黃金百斤，珍珠無數。蓋知澄爲歡所愛也。故厚賜之。一日，王思政孫騰侍側，帝曰：「高王勳在社稷，其勞大矣，恨無官可以酬之。」朕聞其有女待字，意欲納之爲后，重以婚姻之好。二卿以爲何如？」孝武此舉出自真心若不惑旁言何至後日參商又顧孫騰曰：「卿係王之舊人，可與思政同往，一致朕意。」二臣奉命往見高王，致帝求婚之意。歡辭曰：「吾女年

幼貌陋。不可以上配至尊。不欲納女亦有鑒於爾朱也如欲申以姻好。帝有妹華山公主。與

吾弟高琛年相若。可以尙主。煩二公轉達於帝。未識可否。二人辭去。復命於帝。

帝曰。其弟高琛。固可尙主。朕卽選爲駙馬。至高王之女。朕虛中宮以待。二卿還

當爲朕曲成。騰曰。歡妻婁氏。助歡成業。其女婁所鍾愛。乞帝加恩於婁。婁氏允

則歡亦允矣。帝曰。高王妻妾有幾。騰曰。一妻五妾。因各舉其姓氏以對。帝欲悅

歡。遍賜封號。婁妃封渤海王正夫人。妃封歡妻妾特爲婁妃。增色餘皆帶及王千花封渤海左夫人。

穆金娥封渤海右夫人。胡桐花封恆山夫人。岳靈仙封遂安夫人。游瑞娥封儀

國夫人。恩旨頒下。高王大喜。入朝謝恩。曰。臣無大功。陛下念臣。恩及妻孥。臣銘

心刻骨。慮無以報。陛下萬一。但臣尙有衷情。上瀆。臣少失怙恃。蒙姊雲蓮撫養。

得以成立。卽領軍尉景之妻。乞陛下。加一封號。以報其德。帝依奏。封景妻爲常

山郡君。歡謝恩而退。先是王有叔高徽。爲河州刺史。身故。遺一子歸彥。與母流

落河州。王迎之入京。歸彥尙幼。命高岳撫之。歡居外任久。無著落。補出身。故其子歸彥。恰好迎之入京。鄴城

人高隆之。有才能。王以爲弟。引爲侍中。入侍天子。王初起兵。世隆知司馬子如與王有舊。出爲南岐州刺史。王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尙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又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病。且萬仁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况關中豪傑。皆屬心於公。願效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束手受制於人哉。揆情度勢。雖如指掌。岳之所以疑懼也。願釋言未畢。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歡覽岳表。謂其使者曰。寄語賀拔公。關西事一以相委。無貽朝廷憂也。是時高王以兆在并州。思欲北征。乃留段榮父子。婁昭。孫騰。高乾。高隆之。等於京師。其餘將士。皆以自隨。入朝辭帝。帝設法駕。親送之乾脯山。羣臣皆集。王再拜。帝降座扶之。握手而

別軍至鄴。送仲遠度律至京。斬之。澄請守鄴。王分軍一半付之。又慮其幼。命高岳爲副。遂往晉州進發。沿途文武。無不夾道迎送。將至晉州。官吏軍民。皆遠遠相接。斯時晉州官署。已改爲王府。儀仗已半朝變。駕萬民爭迎。諸親眷屬。無不嘖嘖稱羨。方贊曰。不殊索貴時。方覺稀千古一轍。王至府。先與婁妃相見。而後金娥、桐花。以及子女。皆來下拜。少頃。游氏、岳氏、王氏、諸夫人至。彼此相見畢。高王謂婁妃曰。相別二載。幸各無恙。今蒙帝恩。卿等皆賜封號。今當吉日。理合開讀受封。衆夫人皆大喜。忙排香案謝恩。是夜王宿婁妃房中。笑謂妃曰。以卿意量寬宏。故在外又娶三妾。妃曰。願王功業日隆。多娶奚害。昭君總在大處著。意故妬念悉化。王謝之。次日拜見內干夫婦。姊氏雲蓮。惟有彼此欣喜。各相慶賀。今且按下不表。再說孝武既登大位。惟恐高王拂意。委心相託。言無不聽。高隆之恃王勢。狎傲公卿。南陽王寶炬。歐之曰。鎮兵何敢乃爾。帝以歡故。出寶炬爲驃騎將軍。勒歸私第。壬辰。帝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仍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復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暉。以其曾稱

尊號也。

既廢暹矣，猶必觀之。度量如此，其能久乎。

詔遣太尉長孫稚到晉州，迎高琛來京，尙主琛字

永寶，少失母，撫於婁妃。今將結婚帝室，入辭婁妃。妃謂之曰：小郎有此大福，非

偶然也，但勿恃家長之勢，傲上慢下。斯保福之道。

婁妃之言，處處中肯。

琛再拜受命。時年

十六也。秋七月庚子，高王發晉州，鄴城兩處人馬北取晉陽，召高澄隨軍。命段

榮守鄴，又帶恆山夫人同往。以其曾征步蕃，熟於山川形勢也。壬寅，王引兵入

盜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庚戌，帝使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王於太原，屯軍

於武鄉。斯時謀臣如雨，猛將如雲，軍威甚盛。爾朱兆聞之大懼，又并州兵士經

過兩次大敗，無不望風生畏，誰敢迎敵。兆欲戰不能，欲守不可。於是大掠晉陽，

帶了家眷，北走秀容。連北鄉公主孝莊后也不顧了。

不能堅守井州，望風即逃，萬仁之無用在此。

及

北鄉曉得高兵已臨城下，只得領親軍三千狼狽而逃。城中無主，百姓大開城

門，執香跪接。高王入城安撫軍民已畢，知北鄉去尙未遠，隨命恆山夫人領兵

追往。桐花追趕一晝夜，已及北鄉後隊，約有一千馬步，却是孝莊后押後孝莊。

后武藝原不弱。桐花無如軍士慌亂。心中已怯。與桐花交戰數合。回馬而走。桐花趕上。生擒過來。桐花只圖建功。不計旁有好色人耶。并榮妾張氏。榮幼子文殊。盡擄以歸。單

有北鄉公主逃往秀容。此且不表。說這高王據有晉陽。以地勢雄壯。東阻太陽

常山。西隔蒙山。南擁霍太山高壁嶺。北控東陘西陘兩關。有金城之固。真乃福

基之地。乃取白馬寺基。創建渤海王府。建基晉陽高氏興王之本。規模制度。務極壯麗。發人

夫三萬。不分晝夜建造。刻日限竣。使高澄屯兵城外。自居爾朱舊府。暫作行署。

一日。桐花回軍。報說擄得爾朱至親三口。俘甲士五百餘人。孝莊后於馬上擒

之。王大喜。排宴堂中。爲桐花賞功。兩人對酌。酒半。桐花說起爾朱后年少青春。

容顏絕世。此二語如何。向好色人說。可惜國破家亡。被擒於干戈之際。做了帝后一場。如此

結局。真人生之大不幸也。歡聞后美。不覺心動。問曰。后何在。桐花曰。軟禁在營。

歡曰。明日召來。吾有以處之。桐花道。處之若何。王曰。此雖天柱之女。陷於逆黨。

實係孝莊之后。理合寬宥。使之不失富貴可耳。桐花道。正宜如此。宴罷同寢。明

日歡獨坐一室。召后及張氏至。后至庭中。歡遙望之。果然天資國色。蓋世無雙。遂下座迎之。后見歡掩袂流涕。歡再拜。后不得已。亦下拜。歡曰。后不幸而遭國變。以至如此。此兆之過。非后過也。營中不便居住。此處本后家舊府。可居之。可書

聽心不命卽送入內堂。一應服御器皿。著令皆如其舊。舊時宮人。亦令入內服侍。張氏及后。只道高王相待之厚。尙在天柱面上。並不爲異。桐花聞之。來諫歡曰。高桐花已竊破妾聞大王留后在府。竊以爲不可。后居內堂。王居外堂。妾處東廳。雖屋宇深遠。互相隔別。而同居一府。恐涉瓜田李下之嫌。何不使之另居他處。以禮待之。則王之義聲。振於天下。王笑而不應。桐花覺其意。問曰。王將納之乎。歡亦不應。桐花曰。大王建義爲永安。復讐故天下。響應若納其妻。非所以示天下也。且天下豈乏美女子。而犯此不義爲。桐花正論侃侃其歡曰。汝勿多言。同安一室可耳。桐花知王意不可回。嘆曰。早知美色惑人。悔不當時放之使去。吾累王矣。王笑而出。明日。王召張夫人出。謂之曰。你家犯滅門之罪。汝與文殊

俱當死。張氏伏地求饒。王曰：吾有一事託汝。若得玉成，不唯免死，而可富貴。汝能之乎？張氏問何事。王曰：后年少，終身未了。如肯從吾，當以金屋貯之。禮待逾於正妃。爾子文殊，亦必復其世爵。以繼天柱之後。否則爾朱絕矣。張氏唯唯承命。先懼以死，使自求免，漸漸說出。但曰：此事王勿性急。后性烈如火，須以緩言。

勸之。一時未必即從也。王曰：汝善爲之。異日必有以報。張氏退而進內。后見張氏面有驚色，曰：歡召汝去何意？張氏泣曰：爾朱絕續，全在於后矣。后問云何？張氏因述歡言。后從之，可保富貴。不從，則全家誅絕。后聞此言，怒氣填胸，即欲拔劍自刎。張氏止之曰：后爲一身計，獨不爲宗門計乎？后死，文殊誅，天柱無後矣。后何不留養性命，爲爾朱延一線之傳也？后放聲大哭，堅欲爲永安守節。孝莊后初莊

念何嘗高王探得事，尚不諧。復召張氏謂之曰：后不嘗爲肅宗嬪乎？肅宗崩，后事永安而不死。今何獨誓死不從也？張氏復言之后，后默然。讒議不死，范中行氏而死，智伯失節

於前者原可立節於後，后何不以此言絕之，而徒囑爾爲何？張又云：歡言待后逾於正妃，則后亦不屈人下也。

張見后有允意。遂報知高王。歡大喜。乃悄步而入。后與張俱坐堂中。見王至。不及避。遂遜王坐。歡自稱下官。屈意迎之。少頃設宴對飲。兩情漸諧。是夜遂成夫婦之好。明日桐花造賀。后見之有慚色。桐花曰。昔爲敵國。今爲一家。何幸如之。可謂善於說詞王大笑。蓋桐花性極靈巧。能隨機應變。故王素寵之。未幾。新府成。王自臨視。周圍約有數里。制度宏敞。賽過帝闕。內有正殿、後殿、東西兩殿。堂則紫雲芙蓉、儀鳳、儀政、德陽等名。園有東西兩座。樓臺亭榭。隨處皆是。間以水木花石。無不曲盡高深。後院妃妾所居。深房邃室。皆畫棟雕梁。朱門金壁。不下五百餘間。將宮中景象總提清楚。爲下安頓諸妃張本。見者以爲神仙之府。不過如此。高王大悅。厚賞監造人員。乃命尉景、孫騰。將二千輕騎。到晉州迎取眷屬。同到晉陽居住。又命在山東等處。選買女子三百名。以充府中役使。百官慶賀新宮。日日開筵歡飲。一日。報有詔到。正使趙郡王。副使華山王。內使元士鼎。王迎入府中。開讀聖旨。乃賜高王錦繡千匹。黃金千兩。牙床一座。流蘇帳二頂。宮娥二十名。王謝恩畢。乃與

天使見禮。留入書房叙話。二王曰。我等此來。爲帝欲立正宮。必求王女。正位朝陽。且有別言。王若不允。終身不立國母。欲結歡意非此不望王善承帝意。王曰。帝命焉敢不遵。但欲屈留二王在此。容俟議定復命。二王許之。於是送至公署安歇。二王別後。王取流蘇寶帳一頂。送入後堂。卽帶領二十名宮女。來見爾朱后。宮女叩首侍立。偷眼往上一看。乃是爾朱娘娘。何爲在此。后見宮女。有曾經服侍過者。追思往事。不覺愀然。兩下相見絕好關目王曰。此帳與宮娥。皆今上所賜。特以贈卿。卿何轉生不樂。因命左右歌舞。后曰。清淡可耳。王自是迷戀后色。往往數日不出。卽天子求婚一事。亦不提。正所謂兒女多情歡愛重。君臣大義等閑輕。以後情事。且待下回再說。

孝武從田間來。一朝得志。誅戮諸王。器量窄狹。殊失爲君之度。高歡以誅暴爲名。乃見孝莊后貌美。卽及於亂。雖有桐花正言切論。而卒不聽。深爲可惜。美色之溺人甚矣哉。

第二十六卷

運神謀進兵元旦

追窮寇逼死深山

話說高王迷戀美色。把軍國大事。皆置不問。又將爾朱舊府。添設樓臺殿閣。以爲遊樂之所。因號新府曰北府。舊府曰西府。獨讓爾朱后居住。一日婁妃諸眷。已近晉陽。文武官員。皆郊外迎接。桐花聞知。亦要去接婁妃。正好遷住新府。王謂之曰。此處事情。你且瞞過婁妃。背理事只好背後做我已吩咐左右近侍。不許說知。如有洩漏。咎總在你。桐花含笑而應。又進謂后曰。今日妃眷都到。我往北府看視一番。卿在此勿傷寂寞。后曰。王自去。但我與你妻。總要不相聞問。免我羞慚。王曰。卿勿憂。各自爲尊便了。王來北府。婁妃車從已到。相見大喜。諸夫人及兒女。一一拜見。府中鋪設齊備。婁妃居於正宮。諸夫人各居一院。將山東採選的三百名女子。皆宮樣妝束。撥給各宮伺候。服御器皿。無不工巧華麗。婁妃曰。妾等今日受此榮華。皆叨大王之福。高王笑曰。報卿俊眼。能識人耳。語亦簡妙妃亦笑。至晚排宴後堂。合家聚慶。燈燭輝煌。管弦齊奏。不讓天家富貴。酒半。王顧端娥謂

婁妃曰。天子屢次求婚。情難再却。我欲許之。未識卿意若何。婁妃曰。昔孕此女。

夢月入懷。月本后象。今天子欲納此女爲后。此亦前定之數。妾何敢違。

事符前夢何待

頌言而決王大悅。筵畢。王宿正宮。諸夫人各歸別院。明日趙郡華山二王來賀。說起

帝命。歡不復辭。二王大喜。便欲進京復旨。此且不表。且說天下事若要不知。除

非莫爲。高王納了爾朱后。不許一人洩漏其事。那知只瞞得北府眷屬。外人却

都曉得。二王在晉陽擔擱數日。早有人報他知道。故一到京中。喧傳此事。

帝伏下

之復命時。言歡已肯納女。帝大悅。卽遣李元忠納幣於晉陽。元忠本歡舊人。今

充大婚使。歡敬待有加。嘗與之宴。酒酣論及舊事。故人相叙自有一番情况元忠曰。昔日建

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相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

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人。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

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鬚大笑。醉懸如見懸歡悉其意。深重之。斯時天子娶

婦。高王嫁女。富貴赫奕。不待言表。端娥臨行。牽衣慟哭。舉家爲之下淚。王亦揮

淚不已。惟高澄在旁竊笑。王次日召澄問之曰。端娥入宮。終身不得歸寧。爾獨
 無姊弟情而笑於旁乎。澄曰。女子得爲帝后。富貴極矣。有何不足。而爲之戚戚。
 兒以天下可憂之事正多。父不之憂。而乃憂此兒所以笑也。兒可人高王曰。你且
 說可憂者何事。澄曰。爾朱兆尙在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及今不除。釀成遺
 患。父王屢次出兵。旋又中止。未識何意。王曰。爾何知此兵機也。澄悟曰。然則歲
 終可襲而取也。人心靈王曰。汝勿言。澄拜而退。高王自嫁女後。在婁妃前。托言軍
 事匆忙。要往營中料理。遂往西府安歇。命尉景爲并州刺史。管理萬民。庫狄干
 權管三軍。自與爾朱后行坐不離。歡樂宴飲。諸將知之。皆不敢言。時至殘冬。告
 后曰。吾爲國事。將東出數日。暫別卿去。后不敢留。便從數騎來至軍營。召集衆
 將聽令。原知其安樂時又召世子高澄。私語之曰。吾今夜起兵。去捉萬仁新春。諸
 事你當代吾爲主。西府中元旦亦要賀節。庫內有玉如意一隻。金鳳爐一座。你
 送去爲賀禮。待之一如親母。倘傲慢失禮。回必重責。元旦覺不得冷淡若與說明又

雖警口放但囑其意節送禮但要瞞了你母及衆夫人。你歸只說吾軍行要緊。

料澄聰明自然會得吾意。不暇回府了。高澄受命。直至大軍起行。然後回府。細想父王吩咐。不知西府所寵何人。教我如此。因想恒山夫人。曾在西府居住。必知其詳。於是將行軍之事。稟過婁妃。悄悄走入桐花宮來。向桐花道。敢問姨母。西府居者何人。桐花佯曰。不知。世子道。父王命我。元旦賀節禮敬如嫡。故必問明。然後好去。桐花曰。大王囑我勿洩。故不敢言。既命你去。我先說你知道。居西府者。乃爾朱榮之女。孝莊王后也。說出來若帶駭意前日逃往秀容。被我擒回。大王納之。寵幸非常。但你雖知之。不可洩漏於人。致觸父怒。世子連稱不敢而退。再說高王起軍。慮大隊行緩。命竇泰先將輕騎三千往前進發。泰一日夜行三百里。直抵秀容城下。兆是時因高王屢次起兵。旋復中止。防守漸懈。果墮歡中計况值歲首。隔夜除夕。軍將皆歡呼暢飲。高家軍來。全無消息。城門方啓。秦兵一擁便入。把兆府前後圍住。萬仁正在中堂。觀左右手搏爲樂。忽報高兵殺進。已把府門圍住。驚得魂飛天外。魄散

九霄急召諸將。諸將皆已逃竄。其妻李氏聞外面金鼓喧天。忙出問信。萬仁一見大哭道。高兵已到。大事休矣。但不可留下妻女。再爲人辱。拔劍斬之。欲殺其女金婉。尙在內閣未出。不及尋覓。註定不該死尙要出醜一番只得結束停當。帶領親軍數騎。殺出府門。竇泰向前攔住。萬仁不敢戀戰。殺條血路。拍馬而走。竇泰趕至城邊。已被逃去。少頃高王軍到。聞兆已走。命竇泰留後。安撫城中。惟北鄉府中。任其出入。不必設兵嚴禁。自率大軍來趕萬仁。忽遇高山擋住。不知萬仁所向。便屯軍山下。遣彭樂斛律金二將。各帶百騎入山搜捉。山路崎嶇。追尋半日。不見蹤跡。忽見一壯士。身衣豹皮。手執三股叉。高叫曰。你們要捉爾朱兆乎。我領你去。二將大喜。隨之而往。要曉得萬仁逃入深山。心慌意亂。走到一絕徑所在。前無去路。隨身軍士止存得張亮陳山提兩人。因謂二人曰。汝等以死相從。愧無以報。斬吾首去。可圖富貴。二人不忍。兆乃殺其所乘白馬。自縊於樹。那壯士在隔嶺望見。故來報信。彭樂等兵至。遂斬其首。并執張陳二人以歸。高王見其首。

不禁惻然。命收其屍。葬之。并釋張亮陳山提罪。二將因言壯士報信之功。王問其人何在。對曰。在轅門外。王召入。其人下拜。王細認之。曰。汝莫非太安韓伯軍乎。事隔數卷其人曰。臣實韓軌也。伏地不起。蓋軌少時。與王同學。軌有妹俊英。王曾求之爲室。其母嫌王貧。不許。自此遂絕往來。王命之起。坐而問之曰。卿吾故人。何流落在此。軌曰。自王別後。卽遭拔陵之亂。家業蕩盡。後爲葛榮擄去。榮敗。陷入逆黨。應死。臣乘間逃脫。在此打獵爲生。王語以前事。軌惶懼謝罪。因曰。前者聞王建義。本欲相投。因負前罪。故不敢進謁。王曰。今汝母妹何在。軌曰。臣逃後。天柱將臣母妹。沒爲官婢。現在拘於秀容織紉宮中。求王放出。使臣得骨肉相聚。則恩德無量矣。王卽發命。召他母女到營。韓軌來投母妹並收全爲賞時吐氣可惜俊英當日不能

爲昭賜軌冠裳。留住營中。蓋王將曉諭邊夷。故尙停軍於此。次日韓軌母妹召到。入帳叩見。王見其母頭白齒落。老態可憐。俊英膏沐不施。丰韻猶存。軌隨後亦入。皆命之坐。問其母曰。你女何以不嫁貴人。而憔悴若此。韓母羞慚無地。乃

謝曰。前日有眼不識。悔已無及。今女尙未嫁。願充箕箒之役。服事大王。以贖前愆。王曰。向不肯與我爲妻。今乃肯與我爲妾乎。揚眉吐氣語軌亦跪地求允。王笑而許之。是夜遂納俊英於營中。不一日。王返秀容。慕容紹宗叩轅求見。王召入。起而迎之曰。我念將軍久矣。何以今日纔來。紹宗曰。北鄉公主尙在。不可棄之而去。王曰。卿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因問北鄉公主安否。卿爲吾致語北鄉。后及公子文殊皆安樂。倘肯遷到晉陽。與后同居。則大好。卽不然。富貴如故。可無憂也。紹宗退。來見北鄉。以歡言告之。北鄉大疑。俄而報有高王使者在外。遂召之入。問使者曰。后在并州。居於何所。使者曰。王建西府居之。榮華逾於前日。北鄉知后已失節。勃然變色。遂令使退。進內放聲大哭曰。后竟若是。我何面目再立人世。遂自縊。不忍見其女失節紹宗爲之殮殮。高王聞之。親臨祭奠。召紹宗謂之曰。卿今而後。可以一心事我矣。當令官爵如故。紹宗拜謝。王出令。所有籍沒壽仁家產。載往晉陽。其家口賞給諸將爲奴婢。當面查點。只見一女子。體態嬌柔。

形容出衆。悲不自勝。因問曰。爾係萬仁何人。女對曰。妾名金婉。萬仁女也。王命置之。又是置中物矣其餘照簿發遣。是夜王命金婉陪飲。又納之爲妾。卽後所稱小爾朱夫人是也。王將班師。命韓軌爲都督。鎮守秀容。於是二軍齊發。下令兵將。不許傳說北鄉自縊之事。違者有罪。恐后聞之而生怨也。軍到晉陽。正值元旦。王入北府。命文武各散。進與婁妃相見。諸夫人聞之。都來拜賀。衆方就坐。俄有兩乘香車至殿下。兩邊侍女十餘人。衆妃見之。皆愕然。見秀幔中走出兩位美女。侍女擁之。從西階上。入殿下拜。叙次如畫婁妃問王何人。王曰。此年長者韓軌之妹。前日不肯與吾爲妻。故令今日與我爲妾。此年幼者。萬仁之女。本已沒爲官婢。吾憐其嬌好。故納之。卿勿以爲怪也。婁妃笑曰。此皆吾王好色所致。妾何怪焉。便令各居一院。撥給承值宮女各二十名。當夜大開筵宴。共賞元宵。王飲三爵。起謂妃曰。我有軍務未了。此軍務定是娘子軍了不能在此宴賞。說罷便出。蓋王急欲往西府也。且說爾朱后。獨居西府。正傷寥寂。半月來。不知高王在於何所。轉輾不

樂。獨自倚欄，看月長嘆。宮女忽報王至，忙移蓮步下階相迎。王一見之，恍似嫦娥下降，喜逐顏生，便攜手上階，並坐而語之曰：「吾因軍旅羈身，累卿寂寞。」后問半月何往，王權辭以對。因問歲首元日，世子曾否來賀節。此問不可少，否則漏却世子賀節事矣。后曰：「來賀。」世子聰明俊秀，謙下有禮，可稱佳兒。王曰：「此兒頗識事機，能稱吾心。」故命之來見耳。宮娥排宴上來，看月對酌。王自彈琵琶，以娛后意。左右宮女爭相歡笑爲樂。飲至更深，徹宴歸寢。次日報有建州刺史韓賢，遣人貢獻蛟龍錦三百疋，發而視之，工織奇妙。五采相間，皆是金龍玉蛟，出沒於五色祥雲之間。盤旋屈曲，光彩奪目。每疋長五丈，闊七尺。王曰：「蛟龍錦中國亦有，不能如此奇妙。」因問使者：「錦從何來？」答曰：「此錦番商賣來，每疋百金。吾主以爲奇貨，故買之來獻。」王大悅。厚賞使者，以錦賜與爾朱后，爲幔天帳一頂，坐臥其中爲樂。自是高王深居西府，雖近臣亦罕見其面矣。此且按下不表。再說孝武納后以來，在高王面上，深加敬愛，后亦安之。而帝有從妹二人，一號明月公主，一號雲陽公

主皆以色美爲帝寵愛。留在宮中不嫁。而明月尤寵。人主不甘爲禽獸行宜高后聞之不悅。常欲諫阻。未敢出口。一日。內侍有言高王娶莊后事者。帝聞大慍。謂后曰。近聞卿父娶莊后爲妃。未識信否。若果如此。大亂君臣之義矣。后微笑曰。君臣之義不可紊。兄妹之間獨可亂乎。謂心陛下寵幸明月雲陽。外庭皆知。何以示天下後世。吾父果爾。正所謂有是君有是臣也。雖師意所發論却甚正帝聞之甚慚。由是與后外相親愛而內懷不睦。君臣嫌隙亦從此生矣。且聽下回分解。

高歡用奇出兵。取爾朱萬仁。兵機謀略自不可及。至納孝莊之后。母乃義以色列昏乎。孝武踐位以來。無大失德。乃與兩妹淫亂。穢德彰聞。端娥所謂有是君有是臣。詢不誣也。眞亂世哉。

第二十七卷

乙弗氏感成奇夢

宇文泰獲配良緣

話說高王納了爾朱后。帝雖聞而惡之。然並無相圖之意。朝臣中惟斛斯椿心懷反覆。平素喜與術士劍客往來。好行機詐。高王初入洛陽。椿已慮其權重。欲

圖害之。賴賀拔勝言之而止。及歡殺喬寧張子期。心益不安。因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侍郎王思政等。結爲一黨。密於帝前言歡之短。勸帝除之。發了機舍人元士弼亦言詔到并州。歡坐而聽讀。驕傲無禮。帝於是常懷不平。欲除之。而計無所出。一日。忽接歡表。言爾朱兆已正殺君之罪。滅及全家。而太原王榮曾有大功於國。不應無後。其所遺幼子文殊。年漸成人。理合賜之襲爵。以酬其勳。狗私情忘公義。歎於莊后。面上太要討好矣。帝覽奏大駭。欲許之。則封叛臣之子爲王。心所不甘。欲不許。則慮觸歡怒。致生不測。乃密召斛斯椿。以表示之。椿曰。陛下不可不許。歡之推恩於爾朱者。以納莊后之故。在他面上用情。志在必得。不如許之。以慰其心。然歡所爲如是。未始非天朝之幸也。帝曰。何幸之有。椿曰。以歡之雄才大略。而勵精圖治。經營大業。其勢難制。近聞其自納莊后爲妾。日夕居於爾朱兆舊府。只圖歡樂。諸將罕見其面。舊時姬妾亦置不問。以尉景爲冀州刺史。委以政事。自己全不關心。又以北地已平。關西通好。以爲天下無事。因此志驕氣盈。

惟酒色是娛。現在乘其昏惰之時。正好設計除之。却實若可聽歡若一除。其長子高澄。年僅十二。餘皆孩提。雖有謀臣勇將。蛇無頭而不行。皆可以利誘也。如是大權復歸帝室。天下皆稽首歸服矣。帝曰。除之若何爲計。椿曰。陛下禁旅單弱。先當廣招武勇。添置閣內都督部曲。值殿之將。每員以下。增置數百人。又諸州行臺管轄一方。皆歡私人爲之。本以正討反亂。故建此職。今托言天下已平。悉罷其兵。則歡勢孤矣。豈能瞞得六軍關西賀拔岳。士馬精強。雖陽與歡合。未必心服。可遣辨士說之。使順朝廷。其兄賀拔勝。英雄無比。心地忠烈。現爲侍中。可使都督三荆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爲外援。及早行之。便足以制歡矣。倘不能制。奈何帝曰。司空高乾。朕亦欲用之。你道帝何以欲用高乾。補叙高乾前事。爲後賜死張本。先是乾在信都。遭父喪。以軍興不暇終服。及帝卽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解寺中。惟不解司空之職。乾雖求退。不謂帝遽見許。旣解寺中。朝政多不關豫。居常怏怏。帝旣貳於歡。冀乾爲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

勳。朕與卿義則君臣。情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帝復申前說。乾唯唯。且事出倉猝。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與帝焚香訂盟。誓終始不相負。因是帝欲用之。椿曰。乾若爲陛下用。其弟敖曹勇冠三軍。雄武無敵。亦可結之。爲陛下用矣。正是一舉兩得帝大喜。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羣臣皆不得與。得與聞者。惟南陽王王思政數人。然南陽雖與其謀。恐事無成。心甚憂之。一日朝退。獨坐閣中。其妃乙弗氏賢而色美。爲王所愛敬。無事時。每與談論世事。忽插叙南陽夫婦囑妃是日見王默默不樂。問其故。王曰。我憂高歡當國。將來禍必及我。妃曰。王承帝寵甚厚。何畏於歡。王曰。天子是他扶立。國政軍權。皆他掌握。一旦有變。天子且不保其社稷。何有於我。我所

以憂也。妃曰。此非王一人事。且寬懷過去。因問歡之祖宗是何等樣人。南陽憂歡當國

而乙弗氏詳問歡之家世一路問答的是闈房閑論神情的是婦人寬慰丈夫口吻

景明寺閑玩。時歡隨爾朱榮入都。與司馬子如亦來寺中遊玩。在左廊下相遇。

歡與子如並肩而行。吾見其容貌特異，聲音宏亮。目視久之，道穆謂予曰：殿下識此人否？我曰：不識。道穆曰：此人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人也。其上祖名隱，出仕於晉。隱子慶，爲燕吏部尙書。慶子泰，爲燕都尹。燕亡，泰之子湖，以燕郡太守，引兵降於本朝。吾世宗皇帝封爲右將軍。湖有四子，次子名譚，官爲侍御史，犯法坐罪，削職爲民，謫徙於懷朔鎮。譚與吾家爲同姓，與吾父吾叔敘兄弟行。其去懷朔時，以祖宗神像寄與吾父曰：門戶衰敗，未識流落何所，恐有遺失。幸弟爲我留之，且言我父爲將，常行仁義，未嘗妄戮一人。我雖如此，或子孫尙有成人者，可以此示之。於是遂去。其後不相聞問。我父嘗以此諭我兄弟，吾曾看其先像，此子容貌，宛似高湖，但少鬚耳。乃湖之曾孫也。南陽自述又爲道穆代叙，又爲道穆代高譚述。

妙皆歷歷不爽我曰：既有此事，何不以像還之？此子神姿秀異，所謂成人者，卽其人歟。道穆乃進前相見，邀入講室。歡與子如、道穆及我四人共坐。道穆遂請姓氏，歡言之。再請其祖宗名號，歡又言之。道穆因以其祖犯法寄像之言，一一告之。歡

整衣而起。向道穆再拜。道穆答拜。歡起斂手拜曰。我祖不幸犯法流徙。以公父賢明。寄留先像。今歡幸遇明公。得悉原委。願請遺像以歸。亦公之德也。因俯首灑淚。道穆曰。正以君是賢子孫。故欲奉還先像。將軍不棄。可往寒家奉還。歡固辭不肯。乃約次日。仍於寺中取像。遂各別去。次日道穆將遺像入寺。拉吾同往。歡設酒以待。見像展拜曰。我衣冠族也。而沉淪至此。因悲不自勝。灑淚如雨。見者皆爲慘戚。是日雖置酒。略飲數杯而罷。去後。道穆深嘆其孝。異日必成偉器。我自此方知其家世也。妃曰。若如此。歡亦名家子也。且爲人孝敬。安知其不爲魏之純臣也。王曰。汝言兒戲耳。歡有奇才異相。安肯安分守己。久居人下。妃又問歡之異相若何。說及異相卽問異相婦女喜聽瑣細事往往如此王曰。歡身長八尺。體貌如神。龍行虎步。雙眉濃秀。目有精光。長頭高額。齒白如玉。肌膚細潤。十指如初出筍尖一般。聲如裂帛。又能終日不言。通宵不寐。喜怒不形於色。人莫能測其意。性既沉重。識又宏遠。實天地異人也。亂階一作。天命有歸。歡若據有天位。我家宗社絕

矣。妃曰。此王之過慮。歡能終守臣節。亦未可知。王曰。智者見於未萌。何況已著。近聞一節事。已見歡之無君矣。妃曰。何事。王曰。歡素好色。姬妾無數。正妃婁氏。寬厚賢明。卽今上皇后之母。有一姬名桐花。能行妖法。顏色嬌美。身體纖弱。若不勝衣。而能衝圍陷陣。所向披靡。戰必大捷。今上封爲恆山夫人。從征爾朱兆。莊后逃歸秀容。被他擒得。歡竟納之爲妾。寵愛異常。故爾朱文殊。亦得襲封王爵。歡以帝后爲妾。豈復知上下之分乎。於乙帶妃口中屢作寬筆直逼出此句妃亦吃驚極行文開合之致妃不覺失驚曰。此事必非虛聞。妾昔與諸王妃入宮。見孝莊皇后。其容色光豔。絕世無雙。嬌顏麗質。雖洛浦神女。嫦娥仙子。無以過之。今孝莊崩。后又年少。被歡得之。美色動心。后焉得不失節。但歡有此事。大虧臣節。後事不可量矣。王曰。所憂正在乎此。朝廷雖爲之備。吾恐事屬無成。反速其禍耳。妃亦爲之不樂。至晚。宴罷而寢。乙弗氏睡去。遂得一夢。乙弗氏多疑多慮故成此夢然其夫妻後日亦有數年帝后福分夢兆焉得不先及之亦文章

先手打

夢見天子引兵。出西陽門。俄而變爲龍。鱗甲雖具。爪角不長。氣象甚弱。

乘紫雲冉冉西去。護從人員一無所見。獨南陽王。跣足登雲。亦化爲龍。皆從西去。身亦不覺隨之而行。須臾見北方一人。形貌非常。心以爲高歡也。仗劍立於大樹之頂。威容甚猛。視其樹高有七十餘丈。又一人身披金甲。手持白刃。亦在樹上。大聲呼曰。大家高歡。言未絕。歡足生青雲。化爲一條黃龍。長六十餘丈。天矯於青雲中。風雨驟至。金鱗耀目。火眼爭光。牙爪攫擊。翻覆有勢。雲霧已遮半天。南陽迴避而行。望見西北上。又有黑雲一片。從地而起。一人仗劍立於雲上。儀表非凡。衣服皆黑。髮垂垂披於兩肩。長與身等。氣勢甚盛。與南陽相遇。卽化爲白龍。鱗甲爪牙如玉。其黑雲亦遮半天。靈氣各遮半天是東四分據之光王雖爲龍。大有畏縮之狀。仰視紅日無光。烟霧迷漫。網縕不散。未幾有彩雲一朵。從西而來。中有仙花兩朵。其大如盤。南陽乘雲而去。啣得一朶。擎於爪中。妃心惡之。遂與王相失。隨後又見黃龍。乘雲趕上。亦啣一朶而往。夢境更幻妃不見王。身無所依。甚是恐怖。低首視之。乃身在萬仞高山之上。危險難行。不禁失足。驚出一身冷汗而醒。

夢境已見不詳時正五鼓。南陽起身入朝。妃亦起來梳洗。細思夢中景象。國家必有大變。王卽無恙。此身恐不得保。呆坐房中。鬱鬱不樂。少頃王歸。以夢告之。王聞默然。旣而謂妃曰。若應此夢。魏室江山。必致傾覆。龍者。君象也。歡爲黃龍。主有天下。况其父名高樹正。應神人所言。白龍。庚辛色。只怕西方別有真人爲帝。我化爲龍。或亦有人君之分。然奄奄不振。亦必受制於強臣之手。徒擁虛名。後南陽不樂爲帝。亦因先已看過。至卿花一事。主我有重婚之兆。但我與卿。結髮情深。斷無棄卿別娶之理。執意不然後况高歡亦取一花。理不可解。因取花箋一幅。將夢中所見一一記之。付妃藏好。留爲異日之驗。後來王爲西魏主。蠕蠕國有兩宮主。一嫁於王。一嫁於歡。而乙弗后遂廢死。此夢始驗也。正說間。報侍郎王思政來。接入密室相語。思政曰。今奉帝詔往說賀拔岳。正好脚到特來告別。王囑之曰。機不可洩。願君慎之。思政曰。吾改作賈客。潛入關西。相機行事便了。王曰。如此最好。遂別去。今且按下不表。且說賀拔岳鎮守關西。軍政無缺。四民樂業。全以行臺左丞字

文泰爲腹心。泰有文武才。志度深沉。特爲岳所器重。言無不聽。計無不從。當時

人才唯泰尙能敵。故叙關西事。隱然以泰爲主。

泰年二十有四。尙無正室。身邊只有李姬一人。欲待

其生子。然後册正。姬生一女。因生時。雲氣滿室。取名雲祥。卽後西魏廢帝后也。

一日。賀拔岳出長安遊獵。駐軍華陽城外。衆將皆隨。泰亦同往。泰見軍中無事。

私語部下頭目三人。易服爲遊客。入華陽遊玩。走過幾處街方。忽見掛一算命

卜卦招牌。便同三人走入店中。向術者拱手道。乞將賤庚一排。

黑黷亦算命。耶姚氏得合矣。

術者寫下八字。推算一回。便起身道。此處不便說話。請貴人裏面坐談。四人走

進。術者向泰作揖道。不知貴人下降。有失迎迓。泰笑道。小子是經商的人。何敢

當貴人之稱。術者道。休要瞞我。尊命極貴。目下雖有爵位。未足爲奇。一遇風雲。

飛昇雲表。必爲萬民之尊。現在喜氣重重。來春定生貴子。泰又笑道。我尙未娶

室。焉得來年生子。那術者一聞未娶之言。拍手喜道好好好。

從生貴子引出未娶室術者方好作

伐用筆皆

有次第。今日遇著了。泰駭極問故。術者道。老漢是成都府人。雲遊無定。所以

擔擱在此者。只爲受人之託。必成就其事方去。有術者亦秦問何事。術者道。此間有一長者。姓姚。名文信。積代名家。富而好禮。世居盤陀村。女名金花小姐。年方十八。才貌無雙。前日推算其命。貴不可言。定當母儀天下。非尋常人可配。長者欲得貴婿。故留我在此算卜。看有可以配合者。爲之作伐。無如所算之命。皆非其耦。今貴人之命。正是天生一對。旣云未娶。老漢願爲執柯。敢求名姓。好去通知。秦大喜。便以名姓告之。訂於明日。來討回音。秦出門。囑三人勿洩。那術者自秦去後。卽到姚文信家。言有八字在此。是一極貴之婿。不可錯過。其夜金花小姐夢一金龍據腹。正在堂中告知父母。恰好術者到來爲媒。一命一夢天然湊合文信大以爲瑞。一諾無辭。術者報秦。秦卽納聘。賀拔岳知之。勸其卽娶。遂停軍三日。城內備下公署。共結花燭。合巹之後。秦見金花色美而慧。心下甚喜。於是拜別文信夫婦。共歸長安。到家之後。賓朋畢賀。張樂設飲。忙了數日。一日門上持帖來稟云。有一人商旅打扮。從洛陽來。要見主人。通接王恩政來秦見帖上名字。乃

是王思政。心下大駭。吩咐開門。親自出外接進。施禮坐定。便問道。侍郎天子貴臣。何以微服下顧。思政曰。偶訪親友至此。特來奉候。泰曰。莫非要見我元帥乎。早已參透來意思政曰。賀拔公也要進候。深慕左丞才智不凡。識權達變。先來一談。泰知其意。便請入密室相語。但未識所語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孝武立身不正。又鮮才智。乃欲謀害高歡。自速之禍耳。篇中倏而南陽述高歡相貌氣度。倏而王妃得夢。離奇光怪。倏而宇文泰算命。倏而金花夢金龍據腹。千頭萬緒。恍恍惚惚。看去皆似閒文。其實一一爲後半部張本。前後關鎖。極靈極幻。行文三昧。粗心人何以知之。

第二十八卷

思政開誠感賀拔

虛無作法病高王

話說宇文泰屏去左右。將王思政邀入密室。問其來意。思政曰。我今至此。特爲國事起見。泰曰。自渤海王當國。寇亂已平。天下安治。國家尙有何事。煩公遠出。思政曰。左丞以渤海王爲何如人。泰曰。高王滅爾朱。扶帝室。大魏之功臣也。誠心

未通不得
不說假話

思政曰。吾亦意其如此。孰知滅一爾。朱復生一爾。朱沉痛極今歡身居

并州。遙執朝權。形勢之地。皆其私人所據。天子孤立於上。國勢日危。近歡又納

孝莊后爲妾。敗常亂紀。於斯爲極。寧肯終守臣節哉。歡納爾朱后處
處爲人口舌帝素知行

臺與左丞忠義自矢。士馬足以敵歡。故特遣我來密相盟約。爲異日長城之靠。

所以敢布腹心。泰曰。高歡之心。路人皆知。吾元帥豈肯與之同逆。直以勢大難

敵。故陽爲結好耳。方吐
真意請卽同往。與賀拔公議之。思政大喜。便與泰同來見岳。

岳知思政至。忙卽請入。下階相迎。坐定。略敘寒溫。思政便以告泰之言告岳。出

帝密詔付之。岳再拜而受。因曰。國步將危。正人臣捐軀効節之日。况有帝命乎。

岳敬聞命。不敢有二。留入後堂。設宴相待。宴罷。思政不敢久留。起身辭去。岳曰。

歸奏天子。歡若有變。岳必盡死以報。倘有見聞。當使宇文左丞到京面陳。岳實
真心

爲國並非
假話討奸

思政既結好關西。星夜趕回京師。奏知孝武。孝武曰。賀拔岳諒無他意。但恐歡終難制。奈何。斛斯椿曰。陛下勿憂。臣更有一計。足以除歡。帝問何計。

椿密語帝曰。有嵩山道士黃平信。潘有璋。善行符魔之法。與臣往來親善。臣嘗試其法有驗。據云。能攝人生魂。用伏屍術。埋而壓之。其人必死。只要本人生年月日。貼肉衣服。法無不靈。臣欲害歡。已托其行事。歡之年月日時已有。所少者貼肉衣服耳。又有一術士李虛無。自言能往并州盜之。臣俱留在家中。法物一備。便可動手。可安坐而制其命也。帝曰。此法若靈。勝於用兵數倍矣。卿善爲之。勿使作事無成。徒爲人笑。椿受命而退。法計已露矣。况王者不死。其奈高歡何。不愚勵精圖治以安國家。乃用左道妖

說且說高乾與帝立盟之後。絕不知帝有他意。後見帝增加部曲。心甚疑之。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近臣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先是封隆之。孫騰。皆有書報高王。言朝廷聽任匪人。暗招刺客。潛入晉陽。欲害大

王。宜謹防之。歡得書大怒曰。帝卽忌我。其奈我何。惟刺客當防之耳。刺客易防。邪術難察。

不有天命。其何以免。於是日與爾朱后深居內室。侍側者皆女子。外官非親信不得常見。

三五日一出。經理庶務。四方有要緊文書。皆侍女傳遞。十日一宴衆官。亦不出府。自正廳至寢室。共門十有八重。每門設監守官二員。查視出入。其堂內門戶。皆婦女關守。莫敢亂行。舊時宴會。非至二更不散。自後日一沉西。便卽終席。

通鑑

叙出筆
意細極筆

最親愛者。惟孝莊后一人。刺客事亦惟后知之。餘無知者。至是又得乾

啟。心益大怒。乃召乾至并州。面論時事。乾見高王。悉陳朝廷所爲。不久定有變

動。因勸王受禪。以弭其禍。

有此一勸
死亦應得

王急以袖掩其口曰。司空勿妄言。吾今以

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皆以相委。言訖。卽令記室作啓。奏請乾爲侍中。又謂

乾曰。明日是花朝節。當與司空宴於北城府中。傳令百官。明日皆集相府伺候。

乾乃拜辭而出。次日司馬子如來見。便與子如偕往北府。正行之次。見一蓬頭

道人。手持團扇。上寫善觀氣色。預識吉凶。高王頭踏到來。全不退避。

來得奇

軍人

拿住。送到馬前。道人叩首道。不知王到。誤犯虎威。伏乞釋罪。高王吩咐放去。道

人立起身來。只把高王細看。

看得奇

一到北府。衆官分班迎接。王入西園。宴已擺

設。王坐南面。乾與百官依次坐下。笙歌迭奏。女伶樂妓紛紛進酒。斯時婁妃亦同衆夫人在景春園中百嬌亭上飲酒賞花。聽得樂聲嘹亮。問宮人何處奏樂。宮人稟道。大王在西園宴客。婁妃暗忖。高王一月不見。宴罷之後。自然進宮。便同諸夫人各歸內閣。那知高王一心只在西府。階前方報未時。便即起身。謂高乾曰。司空早轉朝去。今當復爲侍中。諸事留心。明日我來餞送。乾拜謝。王即去。婁妃聞之不悅。子如送王歸府。行至中途。復見蓬頭道人立在街旁。注視高王。通相術。今觀大王氣色。主在今夜。卽有急病纏身。欲爲大王尋一解救之術。故在旁偷視。子如曰。你不可亂說。言若不驗。定加重責。吩咐左右將他鎖在書房。不許放去。且說高王回到西府。時已傍晚。便與爾朱后在春風亭下開筵對飲。宮女輪流斟酒。花香人美。十分快意。不覺沉醉。將近二更。月明如晝。思欲下階閒步。袖拂金杯於地。親自俯拾。忽一股黑氣從地而起。直冲王面。迴避不及。覺

重來注
更奇

子如心疑。遂命從人帶道人歸府。問他何以兩次衝道。道人曰。貧道深

氣冷如冰。

細叙得

后見王色異。慌問何故。王不應。遂與后聯坐。再命進酒。連飲數

杯。身漸不快。攜后手同歸寢室。坐方定。垂首大吐。乃就榻以寢。后侍坐榻旁。三

更時候。大聲呼痛。后急問之。謂后曰。我太陽如斧劈。痛不可忍。言未絕。又曰。我

右脇左膝。亦發奇痛。未識何故。后卽命宮女執燭。親自看之。王體素白。是時三

處皆青。

細叙得

后驚曰。乍痛乍青。症甚奇異。當召醫者入視。王曰。且待天明。后曰。

王舊日曾有是症否。王忍痛言曰。

天未卽明痛又難忍因后一問備述前事卽以自遺作者體貼人情

吾自幼多

疾。飲食少進。不能受勞。至十歲。卽能飲酒。賴尉氏姊調護。不至沉醉過傷。年二

十始無病。然三十之內。體尙瘦弱。不得豐厚。雖居高位。精神未能全美。一到晉

陽。肌豐神壯。體日以強。雖應務紛繁。終夕不倦。自此五六年來。疾病全無。故敢

恣情酒色。朝夕自娛。舊有值宿醫官。吾以無病故。皆令去之。今於半夜出召醫

者。人必驚疑。故待天明不安。然後去召。后見王愁眉蹙額。似有不勝痛楚之狀。

心甚惶急。巴不得天就明亮。一到五鼓。忙卽傳諭出宮。宣召醫官二人。醫者入

視診過脈息。再看痛處。茫無治法。出外擬方。私語侍者曰。今按大王之脈。別無甚病。三處奇痛。莫識所由。恐遇妖魅之物。以致此禍。當啓妃主問明大王。再商所以治之。內侍曰。昨夜在後花園飲酒。皆宮女承應。歸寢大吐。我問宮女方知。妃主之前。不敢稟也。看官。你道高王此症何來。緣道人卽李虛無。是醒法由識高王形像。故兩次詳視。當街不避。被子如鎖在書齋。宿至二鼓。人皆熟寢。乃悄然而起。點燈焚香念誦祕咒。將黃絹畫成高王形像。以法針三隻。刺其太陽、右脇、左膝三處。咒畢。藏於鞋履之中。凝神以坐。此處作法。高王三處就痛起來。可畏術醫者那裏識得。雖擬一方。服之其痛不止。却說司馬子如絕早起身。就往西府。一來謝酒。二來要驗道人之言真假。斯時百官俱集。忽有內侍傳令出來。大王昨夜中酒。不能勞動。著刺史尉景、錢高司空入京。百官免見。子如心疑。留身入內問門使曰。王在裏面。有何動靜。門使云。五更卽傳醫官進去診視大王。未識何病。醫官云。大王脈象。無甚大疾。但太陽脇膝三處青腫。奇痛異常。疑爲

邪氣所侵。得術士救解纔可。恐非藥石所能效。子如聽了。暗想道人之言有驗。遂令內侍請見。王召入。直至床前。見王有忍痛狀。因問曰。王疾從何而起。王以後園飲酒。黑氣相觸告之。子如曰。昨日送王回府。見那蓬頭道人。屢次願王。我帶歸問之。據云。觀大王氣色。主在半夜發疾。我疑其謊。故禁之在室。今言黑氣相犯。或有妖孽作祟。何不召之來治。高王點頭。子如遂出召之。計已入道人未幾道人至。同入內宮。王努力坐起。道人見王再拜。請視痛處。王示之。道人曰。此無他故。蓋中鬼毒也。何不竟曰請以神針。針其患處。王不許。曰。吾痛尙不能忍。况又加針乎。且太陽脇膝等處。皆非可針之地。汝可別以良法治之。道人曰。法雖有。但能暫止其痛。而疾不能除。王命試之。道人討淨水一杯。畫符念咒。以水噴於三處。痛果頓減。便命留之外閣。子如告退。其夜道人獨宿閣中。將過半夜。復行邪法。高王痛又大作。倍加於前。其畏術后大驚。著令內侍問之。道人曰。此大王不許用針。故復發耳。后又令內侍問曰。除用針而外。可有解救之術否。道人答

曰。王必不肯用針。尙有一術。但須明夜爲之。內侍問何術。道人曰。須得大王貼身衣服數件。在東南方。檢一僻靜之處。待貧道作法。則鬼毒可解。大王便得安寧。內侍進述於后。后見王閉目忍痛。不去告知。便喚宮女。將王換下貼身衣服數件。放一匣內。莊后慌急之狀如見付與內侍。便命明日與道人同往。檢一僻處。在內作法。不許放去。內侍領命。將衣服交與道人。道人大喜。次日。謂內侍曰。我旅店正在東南方。與汝同去。至店。內侍緊緊守定。是日子如到府問候。知疾復作。大爲憂疑。后亦時刻不安。那道人到夜托言作法。云外人不可窺伺。令內侍宿在外邊。閉戶獨處。半夜時候。將高王衣服藏起。取破衣數件。放在匣內。書符數道。封固匣口。乃將高王所畫形像。拔去三針。取像焚之。天明。出謂內侍曰。我法已施。大王自然安矣。與內侍同到府中。交還衣服。果然王到三更。其疾若失。此妖術得信不痛患盡除。起身謂后曰。此病速來速去。甚爲可怪。后乃以道人作法解救告之。王曰。若是有驗。道人之功不小。吾今日且出理政務。以解內外之惑。梳洗方

畢。內侍捧匣以進。言道人叮囑。此匣不可輕開。開則恐疾復發。王命謹而藏之。

其歡亦受

因問道人在外。王命厚賞之。送往清霄宮居住。清霄宮者。

晉陽第一道觀也。道人辭曰。我爲解大王之厄而來。非貪賞也。吾事已畢。便渡江去矣。內侍挽之不住。進報王。王益重之。時段韶從京師回。到府求見。王命召入。細問朝事。韶言帝以斛斯椿爲心腹。出賀拔勝爲荊州。遣王思政到關西。皆爲王。故其深謀密計。不能盡知。臣因定省久虛。上表回來。王嘆曰。我不負帝。帝今負我。古人云。功高震主者身危。正我之謂矣。又謂段韶曰。汝在此受職。不必再往京師了。段韶受命而退。次日接得肆州文書。報有阿至羅引兵十萬來攻肆州。所過殘破。乞發兵救援。諸將皆言宜救。王曰。朝廷自有良謀。何煩我去征討。兵不發。俄而朝廷亦有詔至。催王發兵。王故遲之。

自古大將唯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

開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

問時李臨淮已不能及况歎也哉

司馬子如諫曰肆州與晉陽連界肆州危晉

陽亦不得安。王曰。我豈不知。特恨朝廷急則用我。緩則忌我耳。

侍臣如此至羅

雖強。聞吾兵發。其心必怯。遣使諭以威福。可以不戰而屈也。乃發書於至羅。勸其歸順。至羅親見使者曰。高王有命。我不敢抗。引兵退歸舊境。此話不表。却說李虛無已回洛陽。備訴騙取衣服之事。斛斯椿及有璋平信皆大喜。共入密室。推算年命。其年高王正三十八歲。平信曰。歡今年別無大悔。三月春殘。主有小悔。可以助成吾術。過此則皆吉星臨命。不可復制矣。遂縛一草人穿其衣服。又畫一人形壓在草人身上。共埋地下。日夕書符作法。招其魂魄。相戒不可亂動。到三月十五子時三刻。其命自絕。人心如此。那天意不然。此伏屍之術。未有能免者。正是擎天手段難逃死。蓋世英雄即日休。未識高王性命若何。且聽下回細述。

孝武深忌高歡。不思修德理政。進用正人。乃聽匪僻小人之言。以覩勝邪術嘗試。無論王者不死。卽其居心已大謬矣。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信然。

第二十九卷

妖術暗侵凶少吉

神靈呵護死還生

話說高王因觸黑氣致疾。疑係爾朱舊第萬仁在內。爲祟。擇地東城。另建新府。日夜督造。限在速成。然精神日減。寒熱時作。隔三四日出理軍情一次。不勝勞倦。醫官時時進藥。百無一效。一日新府成。王自臨視。庭院深沉。樓臺重疊。金碧輝煌。各極土木之巧。擇於三月初三。同爾朱后遷進。題其寢宮曰廣寒仙府。珠簾繡戶。彷彿瑤臺。曲室蘭房。迥非人境。百官入賀。皆令免見。至晚與后並坐對飲。笑謂后曰。卿是阿嬌。此處可當金屋否。后微笑。又曰。前日得病。以府第不安。因急過此。想得安靜矣。言未絕。王忽目閉口噤。鼻血如注。自謂無患而患忽至天下變生不測往往此如身坐不穩。漸下座來。后及左右皆大驚。急起扶之。已昏迷不省人事。后正無計。見神氣將絕。且泣且呼。乃依時俗解救暴死之法。命宮女取外祠紙錢焚於庭下。取酒酬地。須臾鼻血少止。俄而口開。后遂取姜湯灌之。良久乃甦。瞪目視后。但不能出聲。病人危急衆人慌亂一時情狀面面寫到后卽扶之入寢。約有兩個時辰。王忽長吁。泣謂后曰。我幾不復見卿。后問王何若。此令人驚絕。王曰。我正與卿講話。眼前

只一見人。身長丈餘。頭裹黃巾。手執文書一紙。告我曰。主司有請。我問主司何人。你敢擅入。方欲叱之。此人進步將我咽喉捻住。兩目黑暗。不知南北。耳中聞卿喚我之聲。開口不得。魂搖搖漸覺離身。忽有火光從頂門出。喉間才得氣轉。開目見卿。此是正氣不滅邪神暫退至今喉痛眼疼。遍體無力。看來吾命不久矣。后聞言淚下。勉強安慰曰。大王神氣虛弱。故見神見鬼。宜報知世子。召醫下藥。調理元氣。自然平復。王點頭。天明即召世子。世子聞召。即到新府拜見。又拜見莊后。王謂世子曰。我二月中得病。淹留至今。昨夜更加沉重。你母在北府尙未知道。你歸言之說罷。便令出宮。世子退立中堂。請見爾朱娘娘。娘娘移步出來。世子曰。父王所犯何病。兒實不知。求娘娘細言其故。不敢問上退而后乃以前日若何發痛。若何得安。昨夜若何昏迷。一一告之。世子聽罷。大驚失色。曰。父病深矣。當急醫治。諸事全賴娘娘調護。兒且歸報吾母。再來問候。道罷告退。世子歸見婁妃曰。今日去見父王。臥病在床。十分沉重。婁妃驚問何病。世子備述後園飲酒。黑

氣相觸。頓發奇痛。因疑爾朱兆作祟。遷居新府。不意昨夜鼻血如注。昏迷過去。半夜方醒。病勢較前加重。婁妃聞知大驚。因問曰。新府陪侍何人。乃爾留連忘返。別久生病。一定要問。世子曰。此事父王不許洩漏。故不敢告知。今日爲母言之。新府美

人。乃是爾朱皇后。婁妃曰。后何以在此。世子曰。后被恆山夫人擒歸。父王悅其色美。遂爾收納。朝夕不離。婁妃曰。臣納君妻。事干名義。汝父奈何爲此。婁妃請論畢竟。

正道正汝今夜當在閣門外寢宿。病勢輕重。當告我知。世子再拜而退。婁妃嗟嘆不

已。少頃。諸夫人聞王疾。皆來問信。婁妃以實告之。無不驚憂。妃乃謂桐花曰。大

王納爾朱后。汝何以瞞我。桐花曰。大王有命。不許告知。但罪實在妾。若不擒之

以歸。何至爲王所納。衆夫人曰。此女容貌若何。問容貌若何的。是飛夫人聲口的。桐花曰。若說容

貌。果然天姿國色。我見猶憐。大王焉得不愛。忽有使至。曰。大王疾病少可。已進

湯藥。衆心稍安。放寬一筆。安頓一邊。方好再叙一邊。妃欲自往問病。先遣宮使啓請。王命勿往。妃

不悅。要知高王並非疾病。特爲妖術所制。一到黃昏。遂發昏迷。口鼻流血。遙見

羽儀隊仗。停在翠屏軒側。黃巾人等擁滿床前。邀請同往。魂飄飄欲去。虧有兩個力士似天丁模樣。一個手持寶劍。一個手擎金瓜。侍立床前衛護。說得恍惚是

中病人眼

黃巾不敢近身。至四鼓方醒。夜夜如此。故肌肉消瘦。自懼不保。一日召

世子吩咐曰。吾吉凶難料。但軍務不可廢弛。老用奸你傳我命。叫竇泰引兵三千。

去巡恆肆二州。卽懾伏至羅。彭樂引兵五千移屯平陽。段韶權領鎮城都督領驍步五千。守禦并州。韓軌鎮守秀容。就令兼督東京關外諸軍事。子如可參府事。張亮可令人直。其餘頭目諸將各依舊日施行。明日替我各廟行香。祭告家廟。世子一一領命。纔出閣門。忽報大王仍復昏迷。口鼻流血。世子大驚。忙問醫官。父王究何病症。對曰。臣等昨日診王之脈。外冷內熱。今日診之。又外熱內寒。此係崇脈。必有妖魅作祟。所以日輕夜重。世子聞之。甚加憂慮。明日王病小可。恐衆心不安。強乘步輿。出坐聽政。再用寬筆接之堂上設金床繡帳。旁列執事宮女十二人。皆典外內文書牋表之類。王旣升堂。乃召合府大小文武官員參謁。謁罷。

略諭數語。盡皆命退。獨召天文官問之曰。卿觀天象有何變異。天文官對曰。天象亦無大異。但台輔星不明。邪氣蒙蔽。主上有不測之災。王曰。此氣起於何時。對曰。二月初三夜間已犯此氣。近日或明或暗。未嘗有定。疑下有伏屍鬼爲禍。故大王不得安也。伏屍爲禍先在天文官口中吐露王曰。何爲伏屍鬼。對曰。天上月孛計都兩星爲災。此所謂伏屍也。今大王所犯。必有怨王者在暗中作魘魅之術。以亂氣相迷。使王精神日損。幸命中尙有吉耀相臨。可無妨也。天文官術數尙與胡說亂道者不同至西時。王復升輿入內。因想內外左右。莫敢作怨。止有恆山夫人。素通妖術。未納莊后時。恩愛無間。今把他冷落。或生怨望。暗中害我。說冤亦未可知。須召他到來。以夫婦之情動之。自然改心救我。此却躊躇然借此召躊躇已定。其夜病發如故。明日往召桐花。桐花謂婁妃曰。大王召妾。未識何意。妃曰。妹多才智。妹去我亦放心。宜卽速往。桐花至新府。王正高臥。莊后侍坐床前。桐花入。與后見過。便揭帳一看。見王形容憔悴。不覺淚下。王攜其手謂之曰。卿來。婁妃知否。桐花曰。是

妃命我來。未識大王何以消瘦至此。王曰。我病無他。據覘象者言。有人怨我。暗裏行魘魅之術。使病日增。至昏迷時。有黃巾人等。前來相逼。卿素有靈術。欲卿作法驅之。以解吾厄。不然。恐成長別也。桐花曰。妾等全靠大王一人。苟急難有救。雖粉骨碎身。亦所不辭。桐花聰明人豈不知王之相召妾何敢違命。但恐非妾之術所能制耳。說罷。淚如雨下。高王見其意誠。亦泣。因言前日道人解救。要我貼肉衣服三件。用爲法物。方得痛止。桐花問道。人何在。王曰。已去。桐花道。大王莫非被他誤了。既已解救。何又病根纏綿。花心靈口敏。桐花的是可人。且要王衣服。大有可疑。王曰。衣服已經交還。現在封固匣中。戒勿妄動。動則病發。桐花曰。既如此說。匣既未開。爲何病發。透語快語妾意道人。決非好人。必有欲害王者。使來盜王衣服。以爲魘魅之計。王悟。遂命取匣開之。果破衣數件。並非王服。王與后皆大驚。王謂桐花曰。非卿多智。不能破其姦也。爲之奈何。桐花曰。妾請試之。遂入密室。仗劍念咒。取淨水一杯。埋於寢門之前。是夜王方昏迷。逾時卽醒。謂桐花曰。頃睡

去。見寢門前成一大河。無數黃巾隔河而望。不能過來。因此遂醒。此皆卿之功也。且說潘有璋在京。日夜作法。不見高王魂魄攝到。乃召神使問之。神使道。高王床前有九真宮遊擊二將軍。奉九真之命。差來衛護。不容近前。又有一婦人。在彼作法。寢宮前有大河阻路。因此不能攝其魂魄。於是有璋復加祕咒。禁絕床前二曜。使不得救護。又書符數道。焚化爐中。使黃巾力士前無阻路。

榻花用
法道士

亦用法雖各暗中
行事遙遙相對

吩咐道。刻期已到。速將生魂拘至。不得有違。力士奉命而去。

果然妖術利害。高王那夜血湧如泉。昏迷欲死。后及桐花。守至半夜。漸漸氣息將絕。驚惶無計。相對泣下。忙召世子進來。世子見王危急。悲痛欲絕。只得跪在庭前。對天禱告。無計可救只
得乞哀復著時三月十五子時也。良久。口中漸有氣出。血亦止。兩眼微開微閉。漸能言語。見世子在前。謂曰。我幾不返人世矣。頃我冥目昏沉之際。見黃巾復來。各仗一劍。颯渡大河。床前向有二將擋住。至此不見。遂被黃巾相逼。不得自主。只得隨之而去。其行如飛。我亦自料必死。行至半途。忽有一

隊人從到來。馬上坐一貴人。冠服儼如王者。當前喝住。趕散黃巾。牽過一騎。教我乘坐。送我歸來。言我是晉王。廟在城西。聞王有難。特來救護。天生六運必不令死故晉王得

王行教護但不知晉王何神惜未考

明日有人在我西廊下。其事便見分曉。自後黃巾不敢來擾

矣。行至寢宮門口。把我一推。我便醒轉。明日你早去廟中行香。卽帶子如同往。細加察訪。衆皆大喜。又謂世子道。汝母處可令知之。以安其心。世子道。兒見父

王危急。已遣人去報。今幸得安。又遣人去矣。高澄時婁妃在北府。初聞王信。與

衆夫人相對哭泣。及後使至。言王可保無事。心下稍安。世子坐至天明。召子如至。訴以王言。便同乘馬到廟。祇帶親隨數人。道士接進。先向殿上焚香。參謁神

像。世子跪下禱謝。拜畢起身。道士進茶。便同子如步入西廊。只見一人急急走

避。子如視其人。頗覺面善。忽然想著。乃是斛斯椿家人張苟兒。爲何在此。夢果有驗

了。必有緣故。卽喚衆人拿住。將他帶到府中。世子不解。子如曰。少頃便知。遂同往子如府中。密室坐定。帶進鞫問道。你姓甚名誰。來此何幹。那人道。小人石方。

到此買馬。因有同伴二人。住在廟中。故到廟相尋。子如道。你認得我麼。對曰。不認得。子如笑道。你不識我。我却識你。你是斛斯椿家人張苟兒。何得瞞我。那人聽了失色。叩頭道。小人實是斛斯家人。因奉主命到此。下書於東陘關張信甫。子如道。皆是謊語。你是侍中親信家人。差你到此。必有別故。快快招出。免你一死。世子喝令左右拔刀侍候。倘有支吾。卽行斬首。苟兒堅口不承。子如吩咐鎖禁。遣人到廟。押同廟主。拿他伴當二人。未幾拿到。不令與苟兒相見。在內廳排列刀斧。將他綁縛跪下。喝道。你們是斛斯椿家人。你主人情事。張苟兒已經招承。你二人也細細供來。倘有一言不符。立時死在刀下。那二人嚇得面如土色。算來苟兒已供。難以抵賴。遂將斛斯椿留道人在家。魘魅高王情事一一供出。然後帶上苟兒問曰。你家主暗行魘魅之術。欲害高王。我已盡知。你還敢隱否。喝叫用刑。苟兒見事已敗露。受刑無益。只得吐實。世子問妖道何名。苟兒說一名黃平信。一名潘有璋。一卽來盜衣服之李虛無也。又問所行何法。苟兒曰。聞

說是伏屍之法。將王衣服穿在草人身上。埋壓地下。云在三月十五子時。王必命絕。故差小人來此打聽。此皆主人之命。事不由己。伏乞饒死。世子聽罷。大怒。道。含沙射影。小人伎倆。堂堂天朝。而暗行毒害。寧不愧死。此令君相聞子如曰。若非大王有福。險遭毒手。遂命將三人監下。世子急歸新府。走進寢門。遇見桐花。問王安否。桐花曰。大安。遂同至帳前見王。遂將到廟拿獲苟兒。審出朝廷暗行魘魅情事。一一告知。王嘆曰。我何負朝廷。而必置我於死地。我今不得不自爲計矣。須知孝武若待以誠歡亦未必心變吩咐將苟兒等好行監守。勿令其死。以爲異日對證。世子出門。吏進報恆州術士高榮祖。山東術士李業興至。蓋王病重時召來禳解者也。世子見之。細述其故。二人曰。此二妖道。吾等皆識之。平信法力有限。有璋善持符咒伏屍之術。實足害人性命。今幸法已破。除却此術。餘法皆可禳解。不足慮也。世子大喜。啓知高王。將二人留住府中。王自此氣體平復。精神漸強。事無大小。皆專行之。不復稟命於帝矣。但未識平信有璋在斛斯椿家再行何

術。且聽下卷分解。

孝武不知修齊治平之道。一信魘魅之術。已是失著。况高歡擁戴孝武。未嘗失禮。乃聽斛斯椿衆人之言。自生疑貳。以致高歡離心。遂失天位。古諺云。福至心靈。禍來神昧。洵然。

第三十卷

宇文定計敵高王

侯莫變心害賀拔

話說斛斯椿自行魘魅之後。屢遣人到并州打聽高王消息。聞王有病。不能出理軍政。深信法術有靈。暗暗奏帝。不勝欣喜。莫要快活透了道士有璋。尤日夕作法。攝其三魂六魄。等待三月十五功滿。高王一定身亡。那知時刻已到。杳無動靜。有璋惶急。謂椿曰。此人福命非常。暗中已得救護。事不濟矣。椿大驚失色曰。此人不死。吾輩終無葬身之地。爲之奈何。次日帝召問。椿以實奏。帝不悅曰。爲之無益。徒成畫餅。倘爲所知。益增讐恨矣。椿曰。此事甚祕。歎何從知。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但其耳目甚廣。恐在京勳貴有洩漏者。帝曰。司空高乾。前與朕立盟不負。今復貳心。

於歡。洩漏機密。歡奏之爲侍中。朕不許。又求爲徐州刺史。其意叵測。朕欲誅之。

何如。

不能善歎而諫
高乾於事何益

椿曰。乾與歡乃同起事之人。往來常密。其洩漏朝廷機密。

無疑。今亦發其私盟事。告之於歡。則歡亦必疑有貳心。乾乃可誅矣。帝從其計。

乃下詔於歡曰。高乾嘗與朕盟。數言王短。今在王前。復作何說。王可直奏。以執

離間之口。高王見詔。以乾與帝盟。亦惡之。卽取乾前後數啓。遣使封上。

高歡乃
亦入其

殺中帝乃召乾至殿。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

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勅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聞其兄

死。知禍必及己。先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王

聞乾死。深悔負之。見敖曹。抱其首哭曰。

死之而又哭
之巨姦作用

天子枉殺司空。令我心側。

悲不自勝。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勅青州刺史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

晉陽。王皆任之爲將。

帝棄我
用歸
之者益堅

王病愈。猶未至北府。與婁妃相見。一日。桐花

先歸。妃見之。問王起居。桐花曰。大王容顏如舊。當卽來也。俄而王至。執妃手。深

謝不安。衆夫人及兒女皆來拜賀。王曰：幸邀天佑，復得與卿等相見。然天下事尚未可知。我斷不學爾朱天寶，受其屠割也。妃曰：天下諒無他變。王靜守并州，且圖安樂可耳。是夜王宿婁妃宮，私語妃曰：吾納孝莊后，諒卿已知。卿度量寬宏，定不我怨。但彼此各不相見，究非常理。今后懷孕將產，如得生男，欲屈卿往賀。彼此便可會面，未識卿意允否。妃曰：木已成舟，見之何害。臨期，妾自來賀也。

婁妃真能大度容人

王大喜，作揖謝之。隔數日，后果生子，名洸，字子深。王第五子也。三朝

婁妃備禮往賀，與孝莊后相見，平叙賓主之禮而還。自此兩府往來無間。

寫莊后之

方能至此

今且按下慢表，且說關西賀拔岳受帝密詔，共圖晉陽。然懼高王之強，

懷疑不安，乃與宇文泰議之。泰曰：近聞高王有病，不能理政，未識信否。公當通使晉陽，一探消息，審其強弱何如。然後可以爲計。岳乃遣行臺郎馮景詣并州。王聞岳使至，大喜曰：賀拔公詎憶我耶。乃卽召景入見。景至殿下再拜，呈上岳書。王覽畢，召上賜坐，謂之曰：孤蒙行臺不棄，煩卿至此。但破胡出鎮荊州，何無

一使相通。

喜岳使之來又問及破胡知賀拔兄弟尙爲歡所長屈

行臺處曾有使至乎。景曰：無之。遂命設

宴外庭。宴罷，送歸驛舍安歇。三日後，景辭歸。王復召至殿上，與景插血。約岳爲

兄弟。景歸言歡禮意殷勤，欲申盟好，相期行臺甚厚。究未識其真假。宇文泰曰：

歡姦詐有餘，未可遽信。泰請自往觀之。岳曰：左丞去可得其真心。但使者亟往，

恐動其疑，奈何。泰曰：歡納爾朱后爲妾，近聞生子，內外百官皆賀。今備禮儀數

事，託言往賀，彼不疑矣。岳曰：善。乃以泰充賀使而遣之。泰至晉陽，投館驛安歇。

明日叩轅求見，將賀啓禮儀。先行呈進。王接啓，知來使是宇文泰，卽傳進見。泰

至階下再拜。王見其相貌非常，眼光如曙。鷄軍鶴立自是不同召上問曰：君卽宇文黑獺

耶。雖未謀面，聞名久矣。命坐賜茶。泰曰：前使回，賀拔行臺知王有添子之喜，遣

泰前來拜賀。薄具土宜，乞王賜納。王曰：此何足賀。勞卿跋涉，足感行臺之念。我

不忘耳。遂命設宴堂上，親自陪飲。暗忖黑獺形貌，決非凡物。不若留之晉陽，庶

免後患。

英雄識英雄，但欲爲他人有耳。

酒半酣，謂之曰：卿北人也。宗族墳墓皆在於此。卿事

賀拔公。何不事我。卿能屈志於此。定以高官相授。泰下席再拜曰。大王重念小臣。曷敢違命。但臣奉行臺之命而來。若貪富貴留此不返。則失事人之道。臣失事人之道。王亦何取於臣。願還關西復命。後來事大王。俾臣去就有禮。王見其言直。遂許之。宴罷。泰拜退。不回館驛。帶了從人。飛馬出城逃去。再遇不王次日。復欲執而留之。報言已去。差輕騎往追泰。已逃進關中。鴻鵠已翔於塞。廓羅者。猶視乎蔽澤。此之謂也。

當時能敵敵者唯泰一人於此已見

不及而返。王深悔之。泰回長安。復命賀拔岳曰。高歡狀貌舉

止。決不終守臣節。其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家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七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有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胸有城算。瞭如指掌。岳聞其言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見帝。密陳其狀。帝大悅。加泰武衛將軍。使回報岳。許以便宜。

行事。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之血，遣使者齎以賜之。誠能結之以心，何必賜之以血。岳受詔，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彌

俄突、紇豆陵伊利以及費乜頭、万俟受洛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南秦河

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曹泥素附晉陽，不從岳命。岳自是威

名大振。兵勢日強，又以夏州爲邊要重地，必得良刺史以鎮之。非其人不可任。

衆皆舉秦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離也。沉吟累日，無一能勝此任者。不

得已，卒表用之。若黑獺不到夏州，陳悅豈能害岳。且說高王聞岳屯兵平涼，招撫邊郡諸部落。

乃使長史侯景往招紇豆陵伊利，使歸順晉陽。伊利新受關西之命，不從。景還

報。王大怒，乃引兵三萬，親率諸將襲之。伊利拒戰於河西，大敗。生擒伊利以歸。

遂遷其部落於河東。欲離關西之黨，故擒伊利以繫之。帝聞，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

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王奏曰：伊利外順天朝，內實包藏禍心。及今不除，必

爲後患。臣所以不待上告而伐之也。專命之罪，臣何敢辭。又欲探帝旨意，託言

天下已定。表辭王爵。解軍權。帝亦知其詐。不允所請。下詔慰諭。又請所封食邑十萬戶。分授諸將佐。以酬建義討賊之勳。帝乃從之。滅其國邑十萬戶。再說賀拔岳聞知。伊利被擒大怒。謂諸將曰。伊利新降於我。歡竟滅之。是使我不得有歸附之徒也。今曹泥附彼。我亦起兵滅之。以報伊利之役何如。不能忍耐急圖報復猶是匹夫衆不欲行。乃使都督趙貴往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貴歸。以泰之言告岳。岳曰。陳悅新受帝旨。許我同心爲國。豈有他意。若不滅曹泥。是使人皆懼歡而不畏我。何以威衆。遂起師。召悅會於高平。共討曹泥。不從泰言取死之道先是高王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乞憑三寸之舌間之。使其自相屠滅。王大喜。遣其潛入關西。嵩至渭州。假作江湖相士。賂門者求見陳悅。悅見嵩一表非俗。應答如流。深敬異之。遂留府內。與之日夕談論。甚相得。因問嵩遊歷四方。所識貴人有幾。而極貴者爲誰。悅有此問便見意不在岳嵩曰。吾相人多矣。莫如高晉陽。是一代偉人。非目前王侯

輩所及。且相不徒在形貌間也。其人深沉有度。求賢若渴。有功必賞。故能糾合智勇。芟除寇亂。以爾朱百萬之衆。取之如拉朽。所謂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此其人也。悅聞心動。因曰。吾欲結好高王久矣。此只要他慮其不我信也。嵩曰。將軍果有意結好。吾爲將軍先容何如。悅曰。君與高王有舊乎。嵩曰。不惟有舊。吾實王之右丞翟嵩也。王慕公英名。故特遣我到此。密訂盟好。悅大驚。起身致敬曰。不識右丞光降。連日多罪。如高王果有念我之心。敢不執鞭以從。嵩又言高王許多好處。悅求附恐後。一日忽報長安有文書至。悅視之。乃召其會兵高平。進討靈州。暗想吾欲附歡。而討其所附不可。然違岳命。則先觸惡於岳。又不可。因與嵩商之。與東人商西事岳必死矣嵩問悅曰。制人之與受制於人。孰善。悅曰。制人善。又曰。獨據一方。與分據一方。孰善。悅曰。獨據善。嵩曰。然則公可以無疑矣。爲公之計。公承岳召。卽引兵赴之。使岳不疑。然後乘其間而圖之。誅其帥。撫其衆。內據關中之固。外得晉陽之助。稱雄一時。天下畏服。何至總總然受制於岳哉。嵩之議論全是

戰國策士口吻宜陳
悅之入其玄中也

悅曰。公言誠是。吾計決矣。乃引兵三萬進與岳會。岳不知

其有異。聞其至。大喜。坦懷待之。數與宴語。長史雷紹諫岳曰。悅意叵測。宜謹防

之。岳不以爲然。使悅將兵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商論軍事。坐未久。悅陽

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猝起不意。拔刀斬岳。

計即成矣。其如
害人還自害何。

岳左右惶愕。皆

散走。悅遣人諭之曰。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疑出自帝意。皆不敢動。

而悅旣斬岳。以爲大事已定。不卽撫納其衆。一面遣嵩歸報高王。一面引軍入

隴。屯兵水洛城。於是岳衆散還平涼。岳將趙貴詣悅請岳屍。悅許之。貴乃葬之

高岡。岳死時年二十八。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主帥才略

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

薛澄已決
其必敗。

當是時。岳衆未有所屬。

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事。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

避位。另推賢者爲主。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

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

督杜朔周曰。遠水不能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

也。

英雄所見略同

吾請輕騎告哀。且迎之來。衆乃從之。朔周馳至夏州。以岳死告泰。泰

對衆大慟曰。此必晉陽有使。與悅通謀。以害元帥。

翟嵩暗中行事。泰一語喝破。如同目見。

若不殺

悅報讎。非丈夫也。朔周請其速行。泰乃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

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底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

洛。去平涼不遠。倘若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

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

所謂井底蛙耳。

夫難得易失者

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時有都督元進陰謀應悅。泰知其謀。與帳下親將蔡

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乃陽召元進。及諸將入計事。坐定。

泰曰。隴賊逆亂。害我元帥。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言未畢。

祐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夫首。

擊色俱風。

一語已破人膽。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下。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

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祐字承先。高平人。勇冠三軍。素有膽略。助泰成事者也。之伏後點泰發夏州。令杜朔周引兵一千。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手好幫於是遠近悅附。兵行無阻。但未識泰到平涼。若何進討陳悅。且聽下卷再說。

孝武自作不靖。致使處處紛爭。高歡字文泰。雄視天下。工力悉敵。侯莫陳悅。疎而寡謀。井蛙之論。政爲允當。至趙貴於衆軍紛亂之時。一眼認定宇文。落落數言。深合時勢。卒成大業。貴亦人傑矣哉。

第三十一卷 黑獺興師滅陳悅 六渾演武服婁昭

話說高王聞賀拔岳死。軍中無主。以爲得計。便遣長史侯景。領輕騎五百。前往平涼。撫其餘衆。不許遲誤。景受命。星夜趕行。行至安定郡。正與宇文軍相遇。泰方午食。聞士卒報道。高王長史侯景。引兵往平涼招撫。泰食不及畢。吐哺上馬。

出與景會。厲聲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在。君來何爲。可氣雄千力健三語景聞言失色。徐對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語帶遂不敢前。引軍而還。泰見景退。急往平涼進發。至則易素服。拜岳靈前。放聲大哭。淚流滿面。三軍之士。無不悲哀。乃進諸將而謂之曰。陳悅敢害元帥者。晉陽實使之。諸君旣推我爲主。須用我命。一大讎宜報。一王命宜遵。不滅陳悅。無以伸主帥之恨。不拒晉陽。無以恤國家之難。諸將有不附國而附歎者。聽使去。毋得心懷疑貳。以干大戮。落落數言足見胸中經濟諸將皆拜伏曰。唯將軍命。泰於是權攝軍事。號令嚴肅。衆心始有所屬。朔周回軍見泰。泰知其嚴諭軍士。不許掠民。大喜。握手勞之。朔周本姓赫連。因令復其舊姓。命之曰達。侯景回報高王。王復使景與代郡張華原。太安王基。往平涼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謂三人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留命盡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脇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等所懼也。泰乃遣之。三人還。言於歡曰。黑獺雄傑。異日必爲王患。請及其未定。舉兵滅之。庶無西顧之憂。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乎。

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後日泰能敵歡時孝武帝聞岳死大驚。謂斛斯椿曰：岳忠

心爲國。朕方倚以敵歡。今爲賊臣所害。朕失一助矣。椿曰：岳死軍無主。悉召其

兵將入京。以爲禁衛。亦足壯吾國威。侯莫陳悅亦召赴洛。以彌後患。權真小兒

帝從之。乃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及侯莫陳悅之衆。並召還京。毗至

平涼。泰率諸將來見。毗宣帝旨。泰曰：吾等得爲天子禁旅甚善。但陳悅既附於

歡。害我元帥。恐其不受帝命。公且留此。遣使以帝命召之。看其去留若何。悅明知

毗從之。以詔往。悅果不應召。泰謂毗曰：悅不奉詔。恃有歡

也。吾軍若去。關西非國有矣。此不可以不慮。毗深然之。泰乃因毗歸。附表以聞。

其畧云：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

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願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

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庶

幾免禍於目前。而得圖報於異日。本意圖據關西而說得委曲詳盡帝覽表。從

之。卽以泰爲大都督。統領賀拔之軍。先是賀拔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後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闕鄉。爲人所獲。送洛陽。帝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遂與泰共謀討悅。泰方起兵。先以書責悅曰。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身受一方之寄。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恩至渥矣。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負恩反噬。人人切齒。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惟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整率三軍。指日相見。理直氣壯先聲已足

人時有原州刺史史貴。素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引兵二千。助之鎮守原州。泰惡之。乃遣都督陳崇帥輕騎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伏餘衆近路。約曰。俟吾進城。則鼓譟以前。貴見騎少。全不爲備。崇卽入據城門。會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

兵悉起。史貴敗走。擒之。并執次安伯和二將。解至平涼。泰遂令崇行州事。泰至原州。衆軍畢集。悅聞之大懼。問計於衆將。南秦州刺史李弼謂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宇文夏州率師以來。聲言爲主報讎。人懷怒心。其勢不可敵也。爲公計。宜解兵謝之。以求其退。此計尙可緩死不然。必及於禍。悅不從。是時泰引兵上隴。軍令嚴明。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歸附益衆。軍出木狹關。雪深數尺。衆將欲止。泰曰。兵乘雪進。此正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一舉可滅之時也。奈何失此機會。於是倍道兼行。善用兵者如此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及泰至。其兵卽降。泰據水洛。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又退保上邽。召李弼拒泰。弼知悅必敗。陰使人詣泰。請爲內應。泰大喜。悅方恐孤城難守。走保山險。弼誑其下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束裝。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出軍將戰。軍自驚憤。又悅素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及子。并謀殺

衆叛親離
不亡何待

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間，盤桓往來，不知所趣。虜奴至此得毋悔乎左右勸向靈州曹泥。悅從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泰使其將賀拔穎追之。悅過山嶺，行六七里，望見追騎將近，遂縊死於荒郭。追兵至，斬其首以獻於泰。泰入上邽，設岳位，以悅首哭而祭之。報主事畢三軍悲喜，引薛橙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取以剖賜將士。由是歸附者益堅。全得國之本在乎此時幽州刺史孫定兒黨於悅，有衆數萬，據州不下。泰遣都督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去州尚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百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宴客，猝見亮至，衆皆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不敢動。泰聞捷，卽命亮行幽州事。大攻其不備先是故氐王楊紹先降於魏，至是逃歸武興，襲執涼州刺史李叔仁，復稱王。於是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白南岐以至瓜膳，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泰乃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氍鎮南秦州，可朱渾道

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取幽涇東秦南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遂降於秦。送妻子爲質。邊土皆寧。以上數事表出黑獺善於將將以成平定西土之功高王聞秦已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秦不受。封其書。使親將張軌獻於帝。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人情所恃。惟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誠國家柱石之臣。椿曰。誠如君言。大可恃也。帝使軌歸。命秦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其大軍稍引而東。助爲聲援。又加秦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行臺。畧陽縣公。承制封拜。秦乃隨才器使。拜諸將爲諸州刺史。各守要地。有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秦遣輕騎襲而擒之。長史于謹言於秦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帝有妹平陽公主。年及笄。才貌兼美。帝敕選朝臣中有才望姿儀者招爲駙馬。時侍中封隆之。僕射孫

騰皆喪妻。爭欲尙主。帝問王思政二人誰可。思政曰：若選駙馬，孫騰不如隆之。

帝曰：二臣皆歡心腹，朕自有處。乃召二臣宴於御園，令公主從樓上觀之。主令自

擇亦非朝
廷體統

宴罷，二臣退。帝問公主曰：二臣孰愈？公主不答。再問，答曰：封隆之可。

帝遂選隆之爲駙馬。擇日下降。騰怒隆之不讓已。騰亦小
人見識謂斛斯椿曰：隆之嘗

私啓高王言公在朝，必構禍難。椿聞大怒，卽以奏帝。帝亦怒。隆之聞之懼，連夜

逃歸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其時高王勳戚皆就外職。唯領

軍婁昭在朝。昭見形勢孤立，亦辭疾歸。帝以斛斯椿兼領軍，由是圖歡之志益

亟。却說昭歸晉陽，王問何以遽歸。昭以朝局有變，懼涉於禍，故以病辭。王曰：汝

且安之。當是時，王正廣選美色，專圖佚樂，全不以國事爲意。昭竊怪之，你道高

王何以如此？先是王在東府。補叙前事爲廣
選美色之由伺候於聽政堂者，宮女一百二十

名，十二名一班，每日一換，不值班時仍歸於爾朱后宮。有宮女荀翠容，年十四

美而慧，爲諸侍女之首。王頗愛之。一日王體不適，宿於聽政之後院。半夜呼湯

飲。諸侍女皆熟睡。唯翠容立於床側。以湯進。王問餘人何在。曰：「已睡。」王復寤。明日責諸侍女。而賜翠容黃金釧一副。侍女皆怨翠容。言與王有私。后聞之大怒。翦去其髮。欲置之死。舊時不改妬心王命送之北府。后益怒。當夜王歸寢。后閉門不納。

王怒后。遂歸北府。廣求天下女色。思有以勝后之美者。想頭亦奇有青州刺史朱元

貴。獻一美人。曰杜真娘。王納之。晉陽趙氏有二女。皆美色。長名蘭嬈。次名蘭秀。

王亦納之。又聞龍門薛修文有女瓊英。山東盧氏有女鳳華。皆稱絕色。聘娶以

歸。然色雖美。究不及后。嘗訪之陳山提。山提曰：「臣目中祇有一女。名董仲容。穎

川人。除東府美人外。罕有其匹。」王大喜。遂命山提往聘。黑癩經營關西唯日不遠六渾留意聲色亦唯

日不遠兩兩遙對可悟筆之變化以故婁昭聞之不悅。乃乘間諫王曰：「今君心有變。禍難方興。

大王乃一代英雄。何不務遠圖。而耽於聲色爲王。曰：「人生貴適志耳。外何求焉。

昭默然。王見其色不懌。笑曰：「子知吾姬妾之盛矣。盍亦觀吾宮室之美乎。」再開

番景象使昭又增一倍不悅英雄欺人如是知是一倍不遂攜手同入宮來。要知高王的府第。本晉陽白馬寺

基。又除四面民宅。以擴其址。因此宮院深沉。婁妃居正府。府有殿九間。廊宇二十四間。寢宮五間。左右四軒。後有迎春閣。閣外卽花園。閣左右宮娥房五十餘間。寢宮前有天街。街前寶廷堂。是會親戚之所。左有雕樓七間。右有畫堂九間。樓左五十餘步。卽鎖雲軒。小爾朱夫人所居。堂右五十餘步。卽鳳儀院。乃達奚夫人所居。是王征伊利時。見其美而娶者。從柏林堂而入。又有偃月堂。堂後分二巷。巷內迴廊複道。皆衆夫人所居。王夫人居左巷之首。次則恆山夫人。次則岳夫人之樓鸞院。再次乃韓夫人清凝閣也。每一處。則隔一座花園。右巷居首。則穆夫人。次則游夫人之天香院。其餘別館。不可勝計。皆新娶美人居之。庫藏倉廩。一百餘所。一路叙來。歷歷如畫。府中宮娥六百餘人。珍寶羅綺。皆如山積。婁昭隨了高王。遊覽一遍。諸夫人有相見者。有不相見者。在在珠圍翠繞。奪目移情。至晚留宴於婁妃宮中。開懷暢飲。王不覺沉醉。昭辭歸。暗忖道。有如此樂境。怪不得他專事遊樂了。怪不得他如此也。正是。不怪他如此也。時交五鼓。忽聞命召。來使云。大王已至西郊。

教場演兵。諸將皆集。特召領軍同去一觀。昭大驚。忙乘馬趕去。只見旌旗密布。兵馬雲屯。高王坐將臺。諸將侍立。如負嚴霜。屏息聽命。少頃。白旗一麾。諸將各施技勇。人如猛虎。馬如遊龍。箭及二百步外。莫不中的。諸將演畢。三軍排開陣勢。如臨大敵。步伐進退。不失尺寸。備描寫宮室之美。在在無非樂境。雖孫吳用兵。無以逾此。昭見之竦然。少頃。王回府。問昭曰。吾久不視師矣。汝今觀之。比朝廷禁旅何如。昭曰。禁旅那得及此。王曰。不獨此軍然也。吾四境之兵。無一不然。昭乃拜伏。王又曰。吾豈與朝廷較強弱哉。吾之耽於娛樂者。欲使上不我忌。方意本意庶各相安於無事。奈何上之逼我太甚乎。昭再拜曰。大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看官要曉得。懷與安。實敗名。高王是何等人。而肯出此。卽其兒女情長。莫非英雄作用。鶴句亦昭爲心腹之戚。故微露其意。但未識晉陽之甲。果能不動否。且聽下卷分解。

英雄作用。原非庸衆所能窺測。高歡外耽聲色。以愚衆人耳目。而訓練士

卒。整頓兵馬。未嘗一日懈弛也。婁昭至戚。故以愚衆人之意示之。若與帝

相安無事一言。又欲以愚衆人者。愚婁昭矣。英雄可愛在此。可畏亦在此。

第三十二卷

魏孝武計滅晉陽

高渤海兵臨京洛

話說高王當日。原非志在篡魏。卽扶立孝武。大權在握。亦不過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其心已足。斛斯椿心懷反覆。懼禍及己。日夕勸帝除之。遂成禍階。一日椿

語帝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黨羽。各據要害之地。宜先去之。此以

是制數全帝乃改置都督。革除建州刺史。缺以去賢。又使御史舉雋罪。罷其職。以

汝陽王叔昭代之。歡聞雋罷。上言蔡雋勳重。不可廢黜。若以汝陽有德。當受大

藩。臣弟高琛猥任定州。妄叨祿位。宜以汝陽代之。使避賢路。以弟相讓帝不聽。

歡大怒。乃命雋據濟州。勿受朝命。又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令大都督邸珍奪其

管鑰逐之。中外皆知歡必反矣。五月丙子。帝增置勳府將六百人。又增騎官將

二百人。盡發河南諸州兵數十萬。悉赴京師。大閱於洛陽城外。南臨洛水。北際

邙山軍容甚盛。帝與斛斯椿戎服觀之。辛未戒嚴。云欲伐梁。又慮歡覺其僞。賜

歡密詔。衆人不能瞞而欲瞞。歡適見其計之左耳。言宇文黑獺賀拔破胡各據形勢之地。頗蓄異心。

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形援。歡得詔。大笑曰。朝廷爲掩耳盜鈴之計。

吾豈受其愚乎。乃卽上表。以爲荆雍既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

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延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

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

處分。正虜師出無名而反。假之以詔其兵立起矣。帝出表示羣臣。皆曰。歡兵一動。必直抵洛陽。其意

叵測。宜急止之。帝於是大懼。全然自弄出來。且說高王自得詔後。以帝爲椿黨蒙蔽。異

日定有北伐之舉。不如先發制人。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奉迎大駕。遷都鄴城。

方可上下相安。籌畫已定。乃發精騎三千。鎮守建州。又發兵三千。去助蔡雋守

濟。再遣婁昭引三萬人馬。鎮守河東一路。以防帝駕西行。又遣將把住白溝河。

將一應地方糧儲皆運入鄴。不許載往京師。權儲既絕。京師不戰自困。歡之計策過人。乃上表言。臣

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見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黜。斛斯椿見歡表。佯請退位。帝不許。曰。歡言何可信也。乃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顯智至濟。見城門緊閉。先使人到城下高叫道。朝廷有旨到來。速卽開門。雋使人城上答云。奉高王之命。不許開門納人。有甚聖旨。便當曉諭。使云。朝廷遣賈儀同來代行濟州事。如何違旨。城上答道。非奉高王之命。不得受代。甚麼賈儀同。教他早早去罷。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暗合得妙。使人回報顯智。顯智只得回京。以雋拒命奏帝。帝大怒。知由歡使。乃使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其略云。朕前心血。遠示於王。深計彼此。共相體恤。而不良之徒。坐生間二。近者孫騰倉猝來北。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纂母雋。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詞懇惻。反覆思之。猶有未解。以朕渺身遇王。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故背王。自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

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誓師。欲與王相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之功。念無可責。王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減半。不宜窮兵黷武。朕以闇昧。不知佞人爲誰。可具列姓名。令朕知之。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乃對其弟敖曹。言朕枉殺之人之耳目。何可輕易。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何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馭。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皆王勳人言之。豈出佞人之口。去年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以伸國法。王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者猶應自怪。聞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二。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相圖之意。王若舉旗南指。問鼎輕重。總無正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咸謂實可。或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

惡。假使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之立朕。以德建。以義舉。一朝背德害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古人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我兄射我。泣而隨之。朕與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撫膺。不禁歔歔欲絕。以實禍召之而欲以空言止之詞雖美何益

帝詔去後。歡不受命。京師糧粟不至。軍食無出。帝甚憂之。乃復降勅於歡。

其略云。王若壓伏人情。杜絕物議。惟有罷河東之兵。徹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雋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守境息民。則讒人之口舌不行。宵小之交搆不作。王可高枕太原。朕亦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向南。朕雖不武。爲宗廟社稷之計。不能束手受制。決在於王。非朕能定。其是非逆順。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爲山止簣。相與惜之。

帝雖屢降明詔。歡不應如故。王思政言於帝曰。觀高歡之意。非口舌所能喻。兵必南來。洛陽非用武之地。難與爭鋒。不如遷駕長安。以關中爲根本。地險而勢

阻。資糧富足。兵革有餘。况宇文泰。乃心王室。智力又足敵歡。可恃以無恐。再整師旅。克復舊京。殄除凶逆。歡雖強。可坐而誅也。

歡兵南下。帝迫之來。帝罵。西奔。歡迫之去。遣使。宇文泰從中得。

志帝與歡皆徒勞也。帝雖然之。而猶戀舊都。懷疑不決。時廣寧太守任祥在洛。帝厚撫之。

命兼尙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故歡黨。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又遣使荆州。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接帝詔。問計於太保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一日帝坐朝。黃門奏關西行臺宇文泰。遣帳下都督楊薦入朝。面陳忠悃。帝大喜。召薦殿下問之。薦曰。泰本卷甲赴京。特以歡兵西指。深恐關中有失。故兵發中止。遣臣來者。恭請聖駕入關。以圖後舉。如合上旨。躬率將士出關候迎。

不敢發兵入關。吃現成。帝駕入關。是圖成。

足恃何。帝曰。行臺既忠於朝廷。朕亦何辭跋涉。時平陽公主駙馬都尉宇文測

在側。亦勸帝西幸。帝卽命測與薦同往。謂之曰。去語行臺。朕至長安。當以馮翊

長宮主妻之。速遣騎士。前來迎我。測受命而出。於是中外咸知帝將西去。王侯

貴戚。無不憂危。測至家。語平陽公主曰。帝將西幸。命我先見宇文。此後未識有

相見日否。生出字文測別家一段情事文有餘聞公主曰。何不相攜同去。免使室家離散。測曰。帝

命嚴迫。何能同往。夫婦相對泣下。只見階前走過一人。跪下道。駙馬勿憂。倘有

禍亂。小人情愿保護公主西歸。公主問測曰。此人有何才幹。能保護吾家。測曰。

此人姓張。名吉。爲人忠直。勇敢當先。三年前曾犯死罪。吾救之。故願爲我僕。作

事大有膽略。得其保護。公主可以無憂。帝有滿朝文武不及測有一奴可歎也但恐家中人不服。

因以親佩寶劍一口。賜之。吩咐衆僕曰。若遇危險。凡事皆由吉主。吉同衆僕皆

叩頭受命。遂別公主而去。先是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

思政問之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聞天子爲西幸之謀。誠有之乎。

思政曰。有之。君以爲可否。俠曰。未見其可也。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河山百二

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受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而入火也。

斛斯椿焉得知

此思政曰。然則若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明眼人語且至

關右。徐思其宜。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當是時。歡雖四道進兵。大軍未發。乃召其弟高琛於定州。以長史崔暹佐之。鎮守并州。親自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搆。以忠爲逆。今者南行。誅椿而已。明日五鼓。爾將士俱集轅門。聽令。當夜入宮語。婁妃曰。孤將入除君側之惡。起行在卽。來與卿別。妃大驚曰。大王身居王爵。兒受顯職。弟爲駙馬。女爲皇后。尊榮極矣。何復作此舉動。蓋王作事深密。朝廷事。婁妃全未之知。故不樂王行。王曰。我能容人。人不容我。實却是須得人朝整頓一番。妃曰。帝與后若何處之。王曰。遷駕鄴城。仍扶爲帝。彼雖以爾朱比我。我決不學萬仁所爲。妃恐有妨於后。終不懌。少頃。諸夫人聞王出兵。皆來拜送。王命宮內事悉聽妃主處分。又謂妃曰。東府因他性剛。我不去辭別。五兒週歲。你須同

諸夫人往賀。莫冷落他。得叮嚀妃應諾。是夜王宿營中。帶高澄同往。五更勒兵齊

出。馬步一十三萬。將帥三千餘人。以敖曹爲先鋒。劉貴封隆之爲左右翼。彭樂

竇泰輔之。高隆之押後。其餘能征慣戰之將。皆聚於中軍。臨時調用。兵精將勇

有軍聲所至。無不望風畏懼。其時宇文測亦至長安。召泰迎駕。泰接旨後。便點

上將王賢。領人馬一萬。據住華州。以防晉陽兵至。自守先遣都督駱超。引兵一

千。直抵洛陽接駕。又遣楊薦同了宇文測。引兵一千。前出潼關。沿途候接。自領

大軍屯於宏農。以爲聲援。乃歷數高歡之罪。移檄四方。

其略曰。高歡出自輿皂。罕聞禮義。一介鷹犬。効力戎行。覲冒恩私。遂階榮寵。

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爾朱榮行滋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

兇黨外叛。歡乘其間。暫立建明。以慰天下。亦可勳垂不朽。孰意假推普泰。欲

竊威權。稱兵河北。以討爾朱爲名。黜陟自由。迹同謀逆。幸而人望未改。天命

有歸。魏祚方隆。羣情翼戴。歡因阻兵安忍。鎮守邊隅。然廣布腹心。跨州連郡。

禁闔侍從。悉伊親黨。而舊將名賢。正臣直士。橫生瘡痍。動掛網羅。故武衛將軍伊清林。直閣將軍鮮于仁。忠良素著。天子爪牙。歡皆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重待。亦無陳白。故關西大都督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忌其功。乃與侯莫陳悅等。私相圖害。以致大軍星隕。幕府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逆狀已露。懼罪見責。遂遣蔡雋拒代。竇泰佐之。又使侯景等阻絕糧粟。以弱王室。惡難屈指。罪等滔天。其州鎮郡縣。率土黎民。或爲鄉邑冠冕。或爲勳戚世裔。並宜同心翼戴。共効勤王之舉。毋貽從逆之誅。封賞之科。已有別格。檄到須知。

高王見檄。大笑道。彼欲以言語聳動天下乎。此何足爲吾害。

先以檄布天下已
窺破黑類不敢來

乃令軍士倍道進發。限在七月十三。俱集黃河渡口。以便進取。毋失時刻。正是暗鳴山岳盡崩頽。叱咤風雲皆變色。聞者寒心。見者喪膽。但未識朝廷若何相拒。且聽後文再說。

歡反情未露。曾無違悖之言。孝武聽信斛斯椿等。屢次激之。歡兵已動。又復兩降手勅。欲爲緩兵之計。要知兵戈搶攘之際。思以文詞勝之。雖温子昇高才。夫何能濟。卒至播遷。依宇文泰。避虎遇狼。進退唯谷。可爲浩歎。